土岐文庫
文庫17
W3
7

文庫 17
W3
7

浚儀 王應麟 厚 潛邱閻氏 謝山全氏 易田程氏 義門何氏 樸山方氏 蔚亭萬氏
四明屠繼序校補

天道

三五曆紀天去地九萬里，（引見藝文類聚）淮南子以爲五億萬里。（天文訓）

春秋元命包陽極於九周六八十一萬里，（引見藝文類聚）洛書甄曜度二度千九百三十二里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引見後漢王符傳注）孝經援神契周天七衡六間相去萬九千里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二合十一萬九千里。（相去數以六乘之，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疑漏百字）里，（引見御覽）關令內傳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贈 土岐善麿氏 寄
0101851400027

南北二億三萬一千周髀疏作三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廣雅繼序被撰作天圜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度云繼序被廣雅疏證補周髀同舜大是大題在前其小題如天度宿度等分繫章後此四方宿度也不得以天度冠之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

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周和距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疑脫一字里以七證引見周月令正義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何焯讀水記程瑤田通藝錄論此明白而義門云何讀未詳益不知古人紀數命分之句一穪按與十九分度之七句讀同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是

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爲脈引見太平御覽二

集證唐志雜一類徐整三五歷紀二卷隋志歸今內傳一卷鬼谷先生撰三五歷紀曰天地渾沌如雞子天地開陽清爲天陰濁爲地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

論衡天行三百六十九度積凡七十二萬里說日篇天去地六萬餘里說天篇靈憲自地仰天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垂天之晷引京房易傳災異記天文志注周髀大離地八萬里冬夏二至之日雖在外衡常出極下地上二萬里周髀算經

集說隋志周髀一卷趙爽注周髀圖一卷又一卷李淳風撰按今本周髀算經二卷題趙爽注音義

周禮疏按考靈耀從上臨下分爲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河圖括地象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極廣長

天圓周之里數也（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周天共百七萬九百十四百六十一分而一得里八百七萬一千里爲天圓周之里數）以圓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二十八宿周廻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二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月令正義一引考靈曜永先儒求得天地相去集證按隋書天文志引考靈曜永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萬六千五百里與月令正義所引其數不合）

安定胡先生云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形也一晝一夜之間天行九十餘萬里八之一呼一吸謂之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八之一晝一夜有一萬二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萬里致堂胡氏謂天雖對地而各未易以智識窺非地爲柯云蓋按地下無窮字不可議之比也（方心醇云諸書皆言天去地里數言人人殊皆臆度無徵驗據星紀立論似可信）

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引見御覽三十七原注論衡大司徒疏云）云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闔而起畢鼎（引見周禮雅注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終始故謂之星紀爾雅釋天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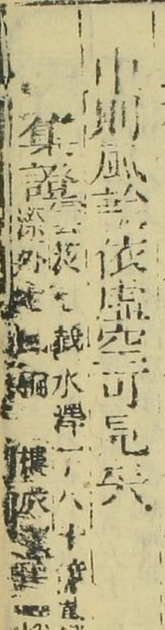
集證按左傳正義引孫炎云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也故謂之星紀郭璞爾雅注亦孫炎也逸周書周月解云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右旋而行月周天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二周天歷舍於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離會蓋度時多至四十七萬一千餘里牽牛爲星紀之中則十二次之首故曰星紀然唐虞冬至日在虛爲元枵正中不在斗牽牛也十二次之名蓋定自周人故鄭注月令云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漢書律歷志云斗綱之端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白虎通云冬日宿在牽牛此據周制而推言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星紀之義也自元以來冬至日宿在箕爲析木之津正申

楊倞注荀子云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荀子不苟篇注其說

本於張湛列子注謂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
天地（列子天瑞篇注）

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又曰地在太虛之中（太氣舉之。道書謂風澤洞虛金剛乘天佛書謂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風澤洞虛皆（書天文畫）

風爲風輪所謂大氣舉之也澤爲水輪所謂浮天載地也金剛乘天者道家謂之剛風岐伯謂之大氣葛稚川云自地而上四千里之外其氣剛勁者是也張湛解列子湯問曰太虛無窮天地有限宗文公曰天之形雖包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則風於虛空可見矣（算談云按七政水澤之外皆有剛風）



三禮義宗天有四和（禮義宗）

日一夜轉過一度日月左行於天而轉一日一夜亦於四和（義宗）

愚按周髀云天地四極四和注謂四和者四方之極子午卯酉得東西南北之中義宗之說本此

白虎通曰日月徑千里（日月篇）徐整長歷曰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小星三十（引見續漢志一）晉魯勝正天論謂以冬至之後立春測影準度日月星按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千里不百里（引見晉書魯勝傳）

未詳其說

月令正義引前漢律麻志二十八宿之度不載四分度之一蓋謂天度列爲二十八宿之度斗有餘分續漢志（今志無此語馬彪作）十二十六（袁注四分退二）

鏡云續漢志本云十二十六四分一今刊本脫一字

今本續漢志作四分退一是

麻今赤道星度其遺法也（行麻議續漢志黃道度與前志不同

賈逵論云五紀論日日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今史官以赤道爲度不與日行月行同（詳續漢律麻志）而沈存中（至云長興沈括）謂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爲法惟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讀不同蔡伯靜（淵）亦謂麻家欲求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爲推算之法月令正義引蔡道度其（缺原注法法南子天文訓作）集證續漢律麻志東方七宿北方九十一度四分度一西方七宿南方百一十二度四分度一晉書律麻志東方七宿九十一度四分度一南方百一十六度四分度一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九十一度四分度一爲斗分

日右轉星左轉約八十年差一度漢文帝三年冬至日在牛二十二度晉與元元年冬至日在斗二十度九百六十一分（詳續漢律麻志）差十三度（約七十四年差一度）見李肇國史補裴曾源宣生云正觀二年己丑冬至日在斗十二度每六十年餘差一度及此李淳風之說也漢太初元年丁丑冬至日在斗二十度至慶元甲申崇天麻冬至日在斗五度八十四分每八十五年退一度（原注每年不及者一分積見武經總要歲差之說不同賈逵云古麻冬至日在建星前今斗星太初麻冬至日在牽牛初（見續漢志）何承天云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太初麻冬至日在牽牛初四分景初麻在斗二十一度沖之云漢初用秦麻冬至日在牛六度太初麻日在牛初四分景初麻日在斗二十一度今參以中星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

課以蝕望冬至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而差一度（晉書志）沈存中云顓帝歷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冬至日短星東壁

集證（志李肇國史補三卷、李淳風乾坤秘奧七卷、三卷日行黃道圖一卷、月行九道圖一卷、愛瑗筆談漢世尚未知黃道歲差今以今古疏密校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按晉志子信方候知歲差今以今古疏密校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按晉志子宜爲太祈語謂經星亦周天經星行有緩急故歲差之數不同其說可徵可祛千載之惑）

信都芳白渾天覆觀以驗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信都芳四術周髀）劉智謂黃帝爲蓋天顓頊造渾儀春秋文曜鉤謂帝堯時（晉志）羲和立渾儀（並見隋書天文志）周本紀韓顯符渾儀法要序以爲伏羲

立渾儀（宝海四）未詳所出

集證（藝文志考趙爽之注周髀之法唐志劉智正麻四卷玉海四五道中韓顯

符渾儀法要序云遵先師意之又蓋天家周髀玉海四五道中韓顯

後漢天文志黃帝始受河圖鬬苞授規日月星辰之紀（續漢天文志）鬬苞似是人名氏當攷（全云河圖鬬苞恐是緯書名目故曰受據二以爲姓名者非）

集證（後漢劉昭補注引鬬苞云河圖鬬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於是有羲和尚儀車區占風鬬苞與鬼臾區名見文選與孫皓書注志蓋訛鬬爲鬬也）

刻之長短出日出之蚤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原注此語蓋出於愁字性夫禮記解詳卷五）

觀象賦後魏張淵撰（原注見初學記云宋張鏡撰初學記非也方拔山云人避諱）

集證（後魏書術藝傳張淵明占候曉內外星分爲太史令著觀象賦言天文甚備隋志總集類觀象賦一卷無撰人淵非

步天歌唐志謂王希明丹元子（雲文志天文）今本司天右拾遺內供奉王希明撰喬令來注二十八舍歌三垣頌五行吟總爲一卷（歌載玉海鄭漁仲曰隋有丹元子步天歌一卷唐王希明纂漢晉志釋之（通志天文略）然則王希明丹元子蓋二人也

集證（通志天文略）隋有丹元子隱者之流也不知名氏作步天歌又云丹元子步天歌一卷唐王希明纂漢晉志以釋之唐書謀以爲希明也（按藝文略之舊書出一手而判然二說殊不可解晁氏志云步天歌一卷或云唐王希明自號丹元子

沈約宋志五星聚者有三周將伐殷聚房齊桓將霸聚箕漢高入秦聚東井周漢以王齊以霸（宋書天文志）襄陽許氏（許翰字松老）謂桓星

象賦卷今存

錢云步天歌決非隋以前人作漁仲說不確

史作張深文選月賦注引作張泉徐堅初學記作張鏡皆避唐諱係之宋則非也賦一卷今存

天象賦唐志謂黃冠子李播撰李台集解（雲文志天文）播淳風之父也今本題楊炯撰事懷虛注館閣書目題張衡撰李淳風注非也龍書其後曰事未亟咸星贊旁覽不及隋書時君能致之簡臺坐臥浙儀之下其所論著何止此耶（書天象賦後）愚觀憲之云曰有少微之義殺無進賢之見譽恥附耳以求達方爰言以幽居則爲出幣撰無疑宛將仕隋高祖時乘官爲道士（見淳風傳）未有隋志并名覽云及也張衡著靈憲楊炯作渾天賦後人因以此賦附之耳也

集證唐書方技魯予簡風候災祥高唐晨乘官爲道士號黃（見淳風傳）玉海三十四唐書曰大象賦一卷趙彥衛撰李序風候倚伏論讖緯是名義如古賦之體一本云大象賦楊炯撰與隋志異（見淳風傳）按宋志亦題張衡大

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也桓將興而災文隳文欲作而地理決王道之革也（全云果爾則天固不以爲祥也）

集證（日知錄）史言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全云見年七月五星聚東井宋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尾箕太祖二十三年閏七月五星聚奎淳熙十三年靖三年正月丙子五星聚營室天啓四年七月丙寅五星聚張考之前史所載惟天寶不吉）

後漢永建初李郃上書曰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齕畢大星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爲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如史所言（原注李氏家書按天文志注李氏家書作其後公子牙謀殺君如史所言）桉太史公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趙尹皋唐甘石因時務論甘書尹皋又謂皋唐甘石因時務論甘書（何云五條以鈔本補）尹史即尹皋也其占驗僅見於此趙世家不載（天官書）

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太史公謂殷商巫咸（原注各記正義作咸吳人今蘇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有巫咸山賦序巫咸以爲商帝臣之醫）又曰在太戊巫咸又王家孔安國云巫咸又曰在太戊巫咸又王家孔安國云巫一氏也（君奭傳）馬融謂殷之巫也（陸氏釋文馬融云巫男巫名咸殷之巫也）鄭康成謂巫官也（咸乂序正義）

後漢天文志乃云湯則巫咸當以書爲正（原注各記正義作咸吳人今蘇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有巫咸山賦序巫咸以爲商帝臣之醫）

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全云周以前巫官非細職也）

集證（史記）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皋魏石申正義云楚甘德作天文星占八卷名曰甘公（隋志梁有石氏甘氏天文占各八卷巫咸五星占一卷）（日知錄）隋志梁有石氏甘氏天文占各八卷巫咸五星占一卷正義謂巫咸及子賢家皆在蘇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越絕書云虞山者巫咸所出也是求可知而後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者宗焉言巫鬼者宗焉言天官書所云殷商巫咸是也言卜筮則呂氏春秋所謂巫咸作筮是也言巫鬼則莊子所云巫咸祓已來楚詞離騷所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史記封

禪書所云巫咸之興自此始索隱曰太史公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災故云然許氏說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爲神則秦韶楚文所云不顯大神巫咸是也而又或以巫咸爲黃帝時人歸藏言黃神將戰筮於巫咸是也以爲帝堯時人郭璞巫咸山賦序言巫咸以鴻術爲帝堯醫是也以爲春秋時人莊子言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言神巫季咸自齊來處於齊是也至山海經言巫咸國在女丑北左手操青蛇右手操赤蛇在蓐山羣巫所從上下也大荒西經言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出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淮南子地形訓言軒轅之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則益荒誕不可稽而知古賢之名爲後人所假託者多也

莊子言傅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天宗）古賦有云傅說奉中閣之祠注云傅說一星在尾北後河中蓋後宮女巫祈子而禱祠哉此天官之難大象風法（張衡周天）說爲商民相嘗爲後宮女巫也明者也（何云禰傳說司對奉姜嫄全云正猶近世以張仲爲司命而主科名之說也）

箕證（編覽云）入象列星司傳說（星在尾北後河中蓋後宮女巫求子禱祠神靈所憑故以箕證也全說禰衡傳說東壁（下頭五點尾南星尾上天府）西橫北尾東一節名傳說傳說（星在尾北後河中蓋後宮女巫求子禱祠神靈所憑故以箕證也全說禰衡傳說東壁（下頭五點尾南星尾上天府）以列在后妃中傳說與神宮近故云奉中閣之祠）

春秋繁露云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政爲天者務剛其氣爲君者務堅其政（天地之行篇）丁鴻日食封事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愛漢丁鴻傳）其言出於此

元祐末日食不盡如鉤（元祐六年五月朔日食）元符末日食正陽之朔（元符三年四月朔日食）此皆有陰慝見於被象志亶之動氣也

元祐七年三月望月食既王巖叟（字彥霖）言漢魏志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既復後元豐八年八月望食之既今未及二十三食而復既則是不當既而既也愚謂月食之既猶微戒如此況

日食乎。

素問太始天元冊文有九星之言王冰
附會少陵詩即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母一首宋孫奭云詩而改之注云爾雅王冰見杜詩即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母一首宋孫奭云寶應時人自號啟玄子首註素問八十一篇皆精於醫書志云王氏撰元冊文有九星之言元板作醫書素問之中亦嘗有九星之言又從註而為始下字多所謂九星者此也七字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而為始遁甲式法今猶用之王冰素問注音祈魏字從斤形近而誤也隸釋楊君石門頌奉魏亦訛王逸補注謂北斗九星也注見離騷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七星之外恐誤

疏云不止於七而全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

錢云九魄蓋九魁之譌古書斗作升與斤近

不同曲禮招搖在上注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搖光則招搖也楚辭補注以招搖在七星之外恐誤

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引見淮南覽冥

集證隋天官書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孟康曰近杓十者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第七星玉衡亦為搖光北斗第七星玉衡亦為搖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第七星玉金亦為搖光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第七星玉衡亦為搖光

若莊子天運之篇妙矣感啇之言不對之對潤卿子云對矣（眞注傳玄疑天問見太平御覽（御覽四）

集證（御覽四引傳元擬天問曰月中何有玉兔搗藥與禍降祉

古詩黃姑織女時相見之句（雲文類聚載古歌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此所云黃姑卽河鼓也晏音訛而然（方楪山云李義山自注其詩引古詩云王姑河畔牽牛非是）

以河鼓星爲

集證（宗懍荊楚歲時記河鼓黃姑牽牛也皆語之轉（石林燕語辨筆記荊楚歲時記河鼓卽古詩云迢迢牽牛星渺在河之陽

梁梁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則又以黃姑爲織女不知何據

黃帝風經曰調長祥和天公之善（今本御覽作喜）風也折揚發厲天之怒風也（春官小司寇注漢代田之法能風與旱（梁書武帝紀貨志）此昌黎所以訟風伯也

（原本見御覽卷九天部）

太平御覽以五色雲如錦於谷徵宋景平元年有雲五色如錦頂徹之廢帝（御覽八百韓魏公五色雲見之事不見於韓魏公疑之

傳之增飾也（何云此條從閻氏所得鈔本增

集證（宋書符瑞志少帝卽位景平元年四月有五色雲見西方如錦其年五月司空徐羨之廢帝景平元年有雲五色年仲宗初臨軒試進士琦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日下有五色雲見（按宋志引見御覽魏公家傳十卷韓正彥撰

龍城錄月落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忘寢與食（引見御覽龍城錄四百十一）

沒參橫之語容齋隨筆辨其誤然古樂府善哉行云月

此而未嘗考參星見之時也（何云元本龍城一條不連前

集證（書錄解題龍城錄一卷柳宗元撰龍城謂柳州也疑浮聲花容齋隨筆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柳子厚龍城錄所載之事其語云東方已白起視大海樹下月落參橫月以參半橫之故耳

時參已見至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曰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浮盡令人老承此誤也惟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欲墮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爲精當老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考之蓋秋初作也

天經紹興三十年閏云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庚辰王及甫上同州進士宋文公謂類焉

古今言天者極爲該備

集證玉海三紹興三十年三月七日同州進士王及甫上天經二十卷秘省看詳其人洞曉星歷諮令與特奏名試

星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申於未巽坤乘四時之正以午爲中月令舉十二時之中以未爲中原注以大星論之汉午爲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以未爲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至申爲流故詩曰七月流火以辰爲見以戌爲伏故傳曰火見於辰火沒而遽著星赤然詩定之方中亦以十月中於未也采子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文義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

後魏天象志曰班史以日躔五星之屬列天文志漏刻書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爲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魏書天象志據

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星爲五辰十二舍亦爲十二辰

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

月令正義仲春正義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惟箕斗井璧四星原注詩正義○大東詩正義曰外院箕在南則璧在亥四方唯不言西

集證月令仲春正義井斗度多星體廣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大東詩正義璧者宇之外院箕在南則璧在亥東故稱東璧鄭箋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

唐天文志咸通中熒惑鎮太白辰星聚於畢昴在趙魏之分名曰貫索州王景崇被袞冕軍府稱臣以厭之唐書天文志衰世之政其禄如此是謂人妖何以弭變

集證按漢獻帝初韓馥以四星會於箕尾欲立劉虞爲帝衰世之政類此

月令凡二儺一以季春一以仲秋鄭康成謂陰氣右行春之氣

日行屬鼎陽氣左行仲秋之月宿直鼎畢鼎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於是索室毆疫以逐之王居明堂禮曰季春仲秋然則民之疾係乎日星之行度古者聖君範圍於上賢相變理於下是爲天地之良醫皇建有極五福錫民意而已

集證方慤禮記解離以除陰慝也月令陰盛之時陰慝不能作

唐天文志測景在浚儀岳臺校朱次道（全云敏求）東京記宣德門前大街西第一岳臺坊今祥符縣西九里有岳臺圖經云昔魏王蕃事霍山神築此臺禱於其上因以爲名

集證（通典陽城有測景臺開元以陽城測景未中乃於浚儀之岳臺開元十二年始得浚儀岳臺晷景尺寸三分）

（玉海百六十二浚儀祥符二年改祥符國史地理志祥符縣有岳臺

浚儀王應麟 厚齋 著
濟邱閻氏 謝山全氏 易田程氏
議門何氏 樓山方氏 蒲亭萬氏 四明屠繼序校補

麻數

秦初曆以前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元封七年即太初之元年歲次丁丑）復得閼逢（甲）攝提格（寅）之歲孟康注此爲甲寅之歲（漢律曆注）大事記解題（宮祖諫大事記解題）愚按大衍曆議云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昴（甲）之月朔日已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秦顓頊元起乙卯漢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原注其說可以補解題之遺○全云原注九字是正文天衍曆議載

唐曆

志

集證通考唐大衍曆議十卷陳氏曰唐僧一行作新曆草成而卒諫議大夫陳元景等次爲曆術七篇略例一篇曆議十篇新史志略見之漢藝文志考後漢志顯頊造曆元用乙卯蔡邕論曰顯帝曆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按史記索隱直以元封七年爲甲寅而謂漢志云其年在丙子當是班固用三統與太初曆不同故與史公說異容齋四筆摘其失不知是年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焉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也大衍曆議之說精審

大衍曆議曰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曆庚申元後百十四歲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唐曆志大衍曆中氣議按漢律曆志隋志然則漢志春秋緯命曆序云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曆以爲壬子隋律曆志然則緯與殷曆同故劉洪曰甲寅曆於孔子時效續漢律曆志即命曆序所謂孔子脩春秋用殷曆也晉志姜岌曰考其交會不與殷曆相應晉律曆志春秋分記曰周正皆建子也今推之曆法積之氣候驗之日食則春秋隱桓之正皆建丑莊閔僖文宣之正建子及丑者相半至成襄昭定哀之正而後建子明亦有建亥者非一代正朔自異尚也曆亂而不之正也程公說春秋分記

集證後漢律曆志蔡邕議元和二年詔書曰改行四分以遵于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曆庚申元之語也漢藝文志者夏殷周魯曆十四卷書正義云古時眞曆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許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托爲之詩正義云劉向五紀論載殷曆之法惟有氣朔而已後漢志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春秋分記見卷六

曆有小曆有大曆唐曹士蔿七曜符天曆一云合元萬分曆本天竺曆法以顯慶五年庚申爲曆元雨水爲歲首世謂之小曆行於民間石晉調元曆用之五代史司天考後周王朴校定大曆削去符天之學爲欽天曆五代史王朴傳

集證宋志曹士蔿七曜符天歷二卷馬重續晉元嘉調元歷二十三卷王朴周顯德欽天歷十五卷五代史司天考唐建中時術上元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歷然祇行於民閒而馬重續乃用以爲法遂施於朝延賜號調元歷又王朴修周顯德二年詔王朴校定大歷乃創去近世流俗之學以周癸卒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歷

劉昫曰歷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劉昫大樂令壁記

集證宋志劉昫大樂令壁記三卷玉海七大樂令壁記云歷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律以歷合氣以錯行金奏隨徙而變宮拔宮地靈登歌與歷而改調氣與奏相侖所以合天地之情也

劉洪曰歷不差不改不驗不用劉洪此論於疏乞申勘歷官討論未差而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續漢志論月食律歷

集證宋史李燾傳時乾道新歷成燾言歷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驗無以知其是失若驗無以知其是是多差不察不改而斷

蔡邕謂之歷章句餘生於庭篇庶咸濂引蔡邕

集證張平子東京賦注唐李善曰歷章句餘分明堂篇原注語出律歷

而大衍朗堂篇謂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葉落終而復始天載盛德篇唐宋間以明堂者以下

葉十五日一葉落終而復始唐李善曰

集證吳叔事類賦注引遁甲書及注原注平園閒

有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注謂一葉爲一月有閏十三葉閏月表用梧桐之葉十三〇閒云平園閒必大號

集證漢志墨家梁有田俅子一卷隋志墨家梁有田俅子三篇隋志墨家田俅子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之謂少昊鞾韄毛人獻羽裘赤鸞集少昊之戶遺其丹書夏禹渠搜人獻珍裘黃裘成王獅豹之毛編爲帝帳事類賦注遁甲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君注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異君

綱甲之法朱文公謂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全云魏伯陽翔居餘姚然考仲翔所說易學本於孟喜其初立易註奏曰臣高祖寗陵太守光治孟氏易會祖平輿令成述其業祖鳳爲之最密臣父日南太守歆受有舊書則

仲翔之淵源遠矣京房之師焦延壽亦傳孟喜之學者也今以時代考之伯陽恭與仲翔祖相輩行是其遺說（語類黎同契 荃云魏伯陽作）借以寓行持進退之候（魏伯陽契 集解虞翻云日月垂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水流戊日中離象火就己（詳周易集解虞翻魏伯陽曾會稽人其傳蓋有所自漢上朱氏云乾納甲壬坤納乙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己艮納丙兌納丁庚戊丙三者得於乾辛己丁三者得於坤始於甲乙終於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數具焉又有九天九地之數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自甲至壬其數九故曰九天自乙至癸其數九故曰九地九天九地之說者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采震漢上易荃云河圖玉版已有納甲之說之又云納甲之法不盡同如揚雄葛洪所言又異於京房）

集說（京房易傳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陰陽六位配五行光明四通俟易立節　張行成云火珠林之用祖於京房參同契天符有進退詘伸以應時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兔魄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

五運六氣二歲五行主運各七十二日少陰君火太陰濕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厥陰風木而火獨有二天以六爲節故氣以六朞爲一備地以五爲制故運以五歲爲一周左氏載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昭元年）即素問五六之數易洪範月令其致一也楊退脩謂五運六氣通之者唯王冰然遷變

行度莫知其始終次序程子曰氣運之說堯舜時十日一兩五日一風始用得

（至云天五地六見於大易天六地五見於國語故漢志云五六天地之中合然左氏之說又與素問微不同）

集證沈括筆談黃帝素問有五運六氣五運者甲己爲土運乙庚爲金運丙辛爲水運丁壬爲木運戊癸爲火運也予按素問五運之所始於岐伯引太始天元冊文曰始於戊己之分所謂戊己分若奎壁角軫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王冰注引遁甲六戊爲天門六己爲地戶天門在戌亥之閒奎壁之分地戶在辰巳之閒角軫之分凡陰陽皆始於辰五運始於角軫若亦始於辰也甲己之歲得甲戌乙亥干者皆土故爲土運下者皆土運乙庚之歲得甲己干者皆土運丙辛之歲得乙庚干者皆水運丁壬之歲得丙辛干者皆木運戊癸之歲得丁壬干者皆火運甲己之歲得戊癸干者皆土運乙庚之歲得甲己干者皆金運丙辛之歲得乙庚干者皆水運丁壬之歲得丙辛干者皆木運戊癸之歲得丁壬干者皆火運甲己之歲得戊癸干者皆土運故爲土運下者皆土運也素問微不同天地之門戶也凡運隨角軫則氣在奎壁以應之氣與運常同天地之門戶故曰上位之下風氣承之甲己之歲戊己土運角軫則甲己木在奎壁奎壁爲戌亥之分戌亥爲金位之下火氣承之者乙庚之歲庚辛金臨角軫則丙丁火在奎壁曰水位之下土氣承之者丙辛之歲壬癸水臨角軫則戊己土在奎壁曰風位之下金氣承之者丁壬之歲甲乙木臨角軫則庚辛金在奎壁曰火位之下水氣承之者戊癸之歲丙丁火臨角軫則壬癸水在奎壁曰土位之下木氣承之者（素問考證云按王冰注引遁甲六戊爲天門六己爲地戶天門在戌亥之閒奎壁角軫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王冰注引太始天元冊文曰始於戊己之分所謂戊己分若奎壁角軫角軫則天地之門戶故曰上位之下風氣承之甲己之歲戊己土運角軫則甲己木在奎壁奎壁爲戌亥之分戌亥爲金位之下火氣承之者乙庚之歲庚辛金臨角軫則丙丁火在奎壁曰水位之下土氣承之者丙辛之歲壬癸水臨角軫則戊己土在奎壁曰風位之下金氣承之者丁壬之歲甲乙木臨角軫則庚辛金在奎壁曰火位之下水氣承之者戊癸之歲丙丁火臨角軫則壬癸水在奎壁曰土位之下木氣承之者諸家之說皆不能喻故曰之說不同）

步太公嘗問蔡墨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見何書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爲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爲鳥屬而反居酉又舛之甚者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卯地謂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爲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五爲牛之證也蔡邕月令論云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據邕月令問答）月令正義云雞爲木羊爲火牛爲土犬爲金豕爲水但陰陽取象多途故午爲馬酉爲雞不可一定也（月令孟春正義）十二物見論衡物勢篇（閻云按獨不及辰之禽龍）說文亦謂巳爲蛇象形（說文巳部）衡言毒篇云辰爲龍龍巳爲蛇

集證論衡物勢篇寅木也其禽虎戊土也其禽犬丑未亦土也丑
鼠午亦火也其禽羊亥水也其禽豕巳火也其禽蛇子亦水也其禽
復表日角鄭氏注云表者人體之章識也名復者初震爻也震之
體在卯日於出陽爻初應在六四於辰在丑爲牛牛有角復入表
象足丑爲牛之證史記陳世家周太史筮敬仲完卦得觀之否云
若在異國必姜姓正義曰六四變此爻是辛未觀上體巽未爲羊
巽爲女女乘羊故爲姜是未爲羊之證九家易注說卦曰犬近至
星蓋戌宿直奎也是戌經林坤之震亦云三年生狗以成戌母

自帝堯元年甲辰至宋德祐丙子（陽云凜滅國公在位二年）凡三千六百三十三年帝堯而上六閼逢無紀致堂云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堯廣雅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蓋泛誕之說（廣雅釋天篇）劉道原疑年譜謂大庭至無懷氏無年而有總數劉恕疑年譜

及商羌羌況開闢之初乎王質景文云渾淪以前其畧見於釋氏之長含經（何丙此姚秦時沙僧安述其可據乎宏詞人之陋如此）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經世（邵按皇極經世之書亦未足據）

集證張揖廣雅釋天天地辟設人皇以來至魯哀公十有四年積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曰九頭五龍攝提合雒建通序命循蜚因提禪通疏仡代亨國之歲衆說不同故載周厲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爲疑年譜一卷而共和以下至元祐壬申一千九百一十八年爲年略譜大略不取正閏之說而從實紀之四夷及寇賊僭紀名號亦附之於末漢律厤志劉向總六厤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厤及譜以說春秋（隋經籍志天竺沙門佛陀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分厤鈔沙門雲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伯溫皇極經世序書凡十二卷一之二總元會運世之數三之六以會經運以運經世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帝堯至於五代厤年表及書傳所載興衰治亂之迹七之十二則論陰陽律呂及皇極經世之所以爲書

以十一星行厤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都利術士李翀乾原注（都利譯言勝也梵書程子謂三命是律五星是厤丹鉛錄律居陰而治陰因地主氣也故曰三命爲律觀情以律）

錢云陳振孫云劉恕謂先儒敘盧敏下逮三代享國之歲衆說不同爛脫後人跋

麻居陽而治陽因天主事也故曰五星爲麻觀性以麻晁氏謂泠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周語）五星之術其來尚矣（何云此推步非占驗也）

集證（唐藝文志麻算類大唐長麻一卷都利聿斯經二卷貞元中自西天竺有瞿公者譯其文（玉海聿斯經本梵書五卷唐正元初都利術士李燭乾將至京師推十一星行歷如人命貴賤新修聿斯四門經一卷（稱按此五星推命之始昌黎李虛中墓誌言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對酌推人壽夭貴賤百不失一二此四柱推命之始）

定之方中公劉之詩擇地之法也我辰安在論命之說也傳云不利子商（左傳哀九年）則見姓之有五音（孝經援神契聖王吹律有姓）詩吉日維戊牽牛則見支幹之有吉凶（全云晉宮公劉二詩蓋古人建都卜宅以求陰陽之和而非牽經之可藉曰我辰安在豈非擇日也）

代史馬重績傳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百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共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五代史雜傳）今攷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二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何云十二時古九十大刻餘四刻破爲二百二十四分故各得八刻二十分也一時凡五百分）四刻十分爲正前十分四刻爲正後二十分中心爲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法（五代會要）歐陽公作史於六十分之上闕八刻二字不著會要之明白（閻云按五代史記馬重績傳正有八刻二字則王氏所見本不如今本矣）

集證（通志藝文略五代會要三十卷王溥撰起梁訖周）一日十二時計刻則以百刻爲日今厤家每時有十刻則一百二十刻矣何以謂之百刻乎曰厤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謂之大刻合一日計之得九十六刻其不盡者置一初初於初一之上置一正初於正一之上謂之小刻每刻止當大刻六分之一合一日計之爲初初者十二爲正

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合前爲百刻

數術記遺（全云徐岳作）云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揜閇與四維甄鸞注

藝經曰揜閇者周公作先布本位以十二時相從徐援稱揜閇是奇兩之術御覽引藝經作揜閉（七百五十五）三不能比兩者孔子所造布十干於其方戊己在西南四維東老子所造布十二時四維

集證唐志厤算家徐岳數術記遺一卷甄鸞注（簡明書目數術記遺一卷舊題漢徐岳撰北周甄鸞注隋志不著錄序中所言姓名時代多與史傳牴牾注亦無所發明疑爲僞作）御覽引藝經曰揜閇者先閇本位以十二時相從文曰同有文章虎不如龍豕者何爲豕入兌宮王孫晝下乃造黃鍾大往就馬非類相從羊齊蛇穴牛入鷄籠四維者布十二時四維之一其文曰天行星紀石隨龍淵風吹羊閇天門地連兔居蛇宮馬到猴邊鷄飛猪鄉鼠入虎壓

桓譚新論曰老子論之太玄（按後漢張衡傳注引桓譚新論云宓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太）石林謂太玄皆老子緒餘若氏道生一二生三三生萬物故九而九之爲八十一章太玄以一玄爲三方自是爲九而積之爲八十一首（原注金樓子云揚雄有太玄經楊泉有太元經）金樓子

雜記篇

集證通考太平經十卷漢揚雄子雲撰陳氏曰按漢志揚雄所序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有首衡錯測摛瑩數文擬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乎體蓋與本經三卷共爲十四今志云十九未詳初宋衷陸績二家各依舊本解釋范望折中長短或加新意既成此注乃以乎首一篇加經贊之上乎測一篇附贊之下爲九篇列爲四卷首冽三序載之第一卷之首蓋猶王弼離合古易之類也卷首有陸績述乎一篇（隋志儒家梁有揚子太元經十四卷晉散士楊泉撰泉又有太元經）金樓子維記篇恒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平經

潛虛心學也以九爲首心法也入心其神乎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温公之學子雲之學也先天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豈

惟先天故連山始艮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闔而闢也易之乾太極之動也玄之中一陽之初也皆心之體一心正而萬事正讀始之義在其中矣邵子曰玄其見天地之心乎愚於虛亦云虛之元（潛虛以元爲首）即乾坤之元即春秋之元（何云一心法之會一心法之會）即玄之首（全云前祇胡傳之失而終自附會之豈考忘耶）

妙也張文饒衍義以養氣釋元似未盡本旨（全云張行成爲潛虛衍義十六卷章分句析後

集證（通考潛虛一卷鬼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定撰光擬太玄撰此書以五行爲本五五相乘爲二十五兩之得五十首有氣體性名行變解七圖然其辭有闕者蓋未成也其子康草一通今在子建姪房文云惕氏之洞極二十一象司馬氏之潛虛五十五行陳氏曰言萬物皆祖於虛卒以準易虛以準乎玉海三十六張行成爲潛虛衍義十六卷章分句析後續不顯）

幼官篇冬十二始寒盡用十二中寒收聚十二大寒（今本部作盡）

長論大收十二寒至（今本部作盡）

注云陰陽之數日辰之名盤洲（閻云盤洲洪适號）於閏十一月用中權立閏蓋出於此

集證（我幼官篇春夏秋冬氣十二日一代春秋各八冬夏各七通常贏極氣常短（案長春云幼官言服色食味聽聲用數皆與月令脗合但十二小邸諸說不知何謂疑是節氣名目如敲雨驚蟄之類）

國史志云厤爲算本治厤之善積算遠其厤難而差運治厤之不善積算近其驗易而差亦速

厤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周詩於十月曰爲改歲周月爲正蓋本此（原注曰爲改歲用周正何以卒歲乃夏正）

集證（資頴濱蘇氏曰改歲十一月周正也劉瑾云歲字之義有以天時一周而言者有以正朔所紀而言者天時一周必始於孟春而終於季冬首章所謂二之日何以卒歲是也正朔所紀則子丑而謂改歲者是也夫夏書有怠棄三正之

語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是三正通於民俗其來既遠故豳公劉國偏方亦有十月改歲之俗及至周有天下又因以爲一代之正朔正如公劉徹田爲糧之法其後亦爲成周之徹法也（按此與葉少蘊之說同）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十

浚儀 王應麟 撰
潛邱閻氏 謝山全氏 易田程氏
義門何氏 樸山方氏 蕺亭萬氏 四明盧鎬言 校

地理 爾雅萬斯同季野嘗謂余云撰一統志宜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傳諸書參互觀乃悉著書自有體要者其人其事無關地理不容闌入善乎杜君卿有云言地理者在疆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俗考人物無或僭姓名貫址則閉舉生平亦寡寡數語不復明一統志誌多泛濫令人厭如此若南軒論修誌不可不載人物與荊溪焉世教補焉此則儒生之見以此點綴郡邑志則吾非所論大一統之書卷帙浩繁者也○又云地里東至某地若干里西至某地若干里南至某地若干里北至某地若干里東南到某地若干里西南到某地若干里西北到某地若干里東北到某地若干里謂之八到惟杜氏通典係刻本宛然具存若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繕寫本多譌或原有不備者矣○又云古書中言地理者舉東可以該南舉西可以該北非若東之與西南之與北截然不相通也知此乃觸處無疑○何云通典舉四至郡縣志詳八到寰宇記仍李弘憲之例

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

集證（王海五十七）三禮義宗明天地歲祭義引禹受地記云崐崘東南五千里之地謂之神州。（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曰洧槃之水出崐崘之山。）（史記大宛傳禹本紀言何出崐崘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崐崘者乎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按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崐崘崘通其旒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最是。

鹽鐵論大夫曰鄒子推終始之運謂中國天下八十分之一名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州絕陵陸不通乃爲一州有大瀛海圍其外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故秦欲達九州方瀛海朝萬國文學曰鄒衍怪說熒惑諸侯秦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鹽鐵論論鄒篇）愚謂秦皇窮兵胡粵流毒天下鄒衍迂誕之說實啓之異端之害如此管子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沛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

沛最而稽滀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圖書編字出衍）賢之水枯旱而運滀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開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管子水地篇）此即漢志所謂繫水土之風氣也（地理志）杜牧亦云山東之地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今本作十一）二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耐苦（杜牧罪言開云自周官之圖及地圖圖於地理爲尤切矣班固撰地理志一則曰秦地圖再則曰秦地圖書故蕭何入咸陽收丞相御史圖書藏之帝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得此圖書也晉裴秀曰周秦地圖祕書殆絕惟有漢氏及括地諸雜圖粗具形似不爲精審於是作禹貢地域圖今亦不可得見矣見者元道士朱思本輿圖所謂蓋其平生之志而十年之力者明人轉相增竄名以己圖漸失其本眞獨計里畫方之法猶遵若玉律焉謂亦自唐賈耽來也舊書云其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隋字文愷曰裴秀輿地以二寸爲千里（何云元楨集有進西北地圖文字朱子集書牘中亦有之）

集證晉裴秀禹貢地域圖序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聚及古國名山陵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度之體六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較夷險之異也一概括後世言輿圖者不越裴氏六體之中準望尤要

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鑿二渠以引其河程易田云史記高祖本紀齊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海旁出爲勃名曰勃海郡余謂勃盎旁跌合聲緩讀旁跌急讀則勃也此入口中自然之聲初無義有聲而後義具也

貝丘一漯川河渠書導河自東爲漯川者乃今溝洫志李垂字舜臣聊城人導河形勝書曰是補之字無咎

泉源赤河北出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漯川其一則漢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李垂導河形勝書曰是補之字無咎河議曰二渠於禹貢無見閻云按兗州之漯即禹所斷二渠之一渠

時河入海蓋在碣石是補之河議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

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入勃海蓋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海何哉閻云按齊都賦海旁出爲勃不獨今天津衛之海名勃碣石之海亦名勃太史公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班固增其文曰尾沒於勃海碣石益明顯矣

集證宋志李垂導河形勝書一卷玉海二十三祥符四年閒滑州減水河五年秘閣校理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書目二卷考古揆今欲復河之故道又有導河形勝計功畢功篇今缺史記高祖紀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勃旁跌也旁出爲勃名曰勃海郡余謂勃盎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爲勃名曰勃海之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合聲緩讀旁跌急讀則勃也此入口中自然之聲初無義有聲而後義具也

蔡氏禹貢傳曰鳥鼠地志在隴西都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此以唐之州縣言著本朝輿地當云今熙州渭源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按九域志在玉仔作建隆三年秦州置大潭縣熙寧七年以大潭隸岷州今爲西和州當云今西和州大潭縣

集證(宋志)王存九域志十卷、(按今題元豐九域志始於四京次以二十三路終於省廢軍州於鄉鎮之名土貢之數一一具載、)(地理)今鄧鳥鼠山在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里朱圉山在今陝西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十里。

朱文公詩傳曰秦德公徙雍今京兆府興平縣(今屬陝西安府)梭輿地廣記(全云歐陽忞作)鳳翔府天興縣故雍縣秦德公所都也興平乃章郡爲雍王所都之廢丘也當云雍今鳳翔府天興縣。

集證(宋志)歐陽忞輿地廣記三十八卷、(按前四卷先取所歷代疆域提其綱要五卷以後乃列宋郡縣名其前代州邑宋不能有者附見各道之末名曰化外州又按漢書地理志扶風雍縣秦惠公都之唐宋時析爲天興縣鳳翔即今陝西之鳳翔府爲翔縣也。(慎行論此未入篇)

呂氏春秋禹南至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

屈子遠遊所謂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

集證(文選天台賦)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福庭(注引王逸楚詞注云因就衆仙於明光也丹丘晝夜常明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鄉)

朱文公謂漢之尋陽縣在江北今之江州非古九江地其說明矣

然漢柴桑縣屬豫章郡而莽以豫章郡爲九江柴桑縣爲九江亭(漢地理志豫章郡注)則九江之名其誤久矣以九江爲洞庭本於水經而胡昰(說之曾攸)氏因之(全云胡曰昰說之曾攸)

集證(仙海中山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閒(水經三十五江水又東至長沙下鵠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注云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陂按此二條是九江爲洞庭實證朱子曰國初胡秘監旦近世晁公武事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

國語注姑蔑今太湖當作大末甬句東今句章東海曰外洲當作

浹口蓋傳寫之誤(原注唐盧潘引地理志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今漢志云蠻夷中丹陽郡黟縣注浙江水出南蠻夷中東

人海師古曰勫音伊字本作黟

集證續漢郡國志會稽郡大末注左傳謂姑蔑冇章注山海經曰多金玉郭璞曰山在餘姚南冇章北攷二縣因以為名句踐欲遷兒王於甬東章昭曰縣東洲南四十里高五十七仞周二十一里寧水出志寧山在休寧縣東南四十里高五十七仞周二十一里寧水出焉寧宇志引山海經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寧東蓋此山也漢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南寧山東入海唐盧潘引此以解山海中寧山今地理志寧山乃作蠻中不可曉槐按水經浙江水出三天子都注云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地理志云水出丹陽黟縣南蠻中今考御覽六十五引地理志作南寧山東入海寧俗作蠻蓋因形近而誤

戰國策田單為棧道木閣迎齊王與后於城陽山中（濟襄王策）非但蜀有棧閣也閻云按酈注水經訓延棧棧道即古棧道有之蓋云宮室複道見史記漢書最多

楚北有甘魚之口鮑氏注疑為濟陰冨魚（秦昭襄王策注）非也左氏昭十三年傳次于魚陂注云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

集證水經二十八沔水又東南與揚口合注竟陵城傍有甘魚陂左傳昭公十三年次于魚陂者也更記正義竟陵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復州亦是其地一統志荊州府戰國多以水攷故楚守甘魚之口（後甘魚陂今在湖北安陸府天門縣西北）

大事記解題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不載梭輿地廣記漢武帝置郡既而罷之（大事記）愚梭黃霸傳入穀沈黎郡後漢莋都夷傳武帝所開以為莋都縣元鼎六年以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

集證水經三十六青衣水注漢武帝天漢四年分沈黎郡西部都尉居青衣之王漢（後華陽國志作罷沈黎置兩郡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漢民與後漢莋都夷傳合水經注分沈黎郡云云似誤

冉駹夷傳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并蜀郡為北部都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原注宣帝紀地節三年十二月省汶山郡并蜀）

集證華陽國志元封六年以廣漢北部冉駹爲汶山郡宣帝地節
封（晉太康地記汶山郡漢武帝立孝宣地節三年合蜀郡劉氏
又立（按據後漢冉駹夷傳則汶山郡靈帝時置太康地志以爲
蜀漢復
立非也

荀卿爲蘭陵令縣在漢屬東海郡（漢地理志）今沂州承縣（誠齋延陵懷
古有蘭陵令一章蓋誤以南蘭陵爲楚之蘭陵也古靈（至云陳襄
詩亦誤（閻云按魏地形志蘭陵郡蘭陵縣有荀卿家疑史
記辛因葬蘭陵合全云疑是淮陰之蘭陵當再考

集證晉地理志元康元年分東海置蘭陵郡承嘉之亂論沒石氏
司牧之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按蘭陵縣漢屬
東海郡晉分東海爲東蘭陵郡中朝亂淮北流民過江僑置本土
加以南名置南蘭陵郡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漢蘭陵唐省入承縣
楚之蘭陵也江蘇常州府武進縣西北有蘭陵廢城此南蘭陵也

文中子父曰銅川府君（原注隋爲銅川合）阮氏（通鑑襲氏名鼎
臣明道
以）注隋初置銅川縣今忻州秀容是愚考隋地理志定襄（閻云

當作樓煩始統秀容）郡秀容縣開皇初置新興郡銅川縣十八年置忻州襲
注是也（今山西忻州洪武初
以州治秀容縣省入）

集證隋地理志定襄郡統縣一大利樓煩郡統縣三靜樂陰地泉秀
容秀容舊置泗州後周又置平寇縣州徙雁門開皇初置新
興郡銅川縣郡廢十年廢平寇縣十
八年置忻州大業初州廢又銅川廢

中說同州府君龔氏本作司州注云宋武置司州於虎牢西魏始
改華州爲同

集證宋書州郡志武帝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
領河南滎陽弘農寶土三郡（隋地理志焉胡郡後魏置華
州西魏改
曰同州

子夏居西河在汾州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閻云按鄭注檀弓西河云龍
門至華陰之地水經酈注屢
言子夏石室正在其地與宋汾州無涉宋汾州
治西河縣即今更名汾陽縣非子夏設教地也

集證水經四河水南出龍門口又南嵫谷水注之注云嵫谷則谿
面有兩石室北面有二石室皆因阿結牖連

扃接關似是樓遊隱學之所昔子夏教西河疑即此也（按史記儒林傳子夏居西河正義曰今汾州據唐地理志汾州西河縣本隰城縣宋元元年更名與子夏西河無涉張守節一誤王氏再誤也

漢地理志言風俗多取太史公貨殖傳然太史公語尤奇峻可以參觀

地理志禹貢桐柏太復山在平氏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陵似當作浦）入海禹貢集解云淮陵晉猶存不知何代廢省今其地當在楚州界（禹貢集解愚按宋州郡志淮陵郡本淮陵縣永寧元年爲淮陵國後本宋州郡志）輿地廣記泗州招信縣本淮陵縣漢屬臨淮（原注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晉）郡宋曰睢陵晉濟陰郡今樓漢晉有淮陵睢陵二縣宋濟陰郡有睢陵縣而淮陵郡無淮陵縣蓋宋之睢陵即漢之淮陵也（原注廣記漢睢陵故城在淮陽今下邳縣）寰宇記（太平寰宇記也）古淮陵城在招信縣西北二十五里

禹貢卉服厥篚織貝（卉服葛越之屬織貝錦文也）淮夷蠙珠暨魚（蠙珠蚌胎也）

集證經義考傳貢禹貢集解二卷存（宋志樂史太平寰宇記二百卷采氏曰太平興國中盡平諸國天下一統史悉取自古山經地志考正譌謬纂成此書上之）按山海經海內東經淮水出餘山義鄉西入海淮浦北水經淮水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閻氏謂淮陵常作淮浦是也

志謂齊俗彌侈織作水紈綺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歸潤者服官（地理志齊郡注）說苑墨子曰錦繡綈紵亂君之所造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孝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說苑反質篇引墨子子無之疑是節用中下兩篇佚文）齊俗之侈蓋自景公始（至云今世織造在江浙蘇杭二府而東人之技無聞）

集證漢書元帝紀初元五年四月詔罷齊三服官注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縐爲首服純素爲多服輕綃爲夏服師古曰縐即今之方目紗也輕綃今之輕紗也純素今之綃也一說哀紀貢禹傳皆言齊三服官吳斗南謂有官舍三所不取李斐說

堰邪郡靈門縣 今山東莒州西南有廢靈門縣 章山浯水所出 原注音吾 元次山名浯溪亦有所本非自造此字也

集證 漢地理志靈門縣有高泉山堰山浯水所出 說文浯水出堰邪靈門縣堰山東北入濰 唐書元結傳結字次山撰浯溪銘序云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入於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余自愛之故命曰浯溪

漳洳志史起引漳水溉鄴 閻若璩曰河渠書以許商溉鄴為西門豹事謂西門豹富魏文侯時後漢地理志亦云魏文侯使西門豹引漳水溉鄴史起當襄王時非為鄴令皆誤也 出呂氏春秋先識覽以賢令為聖令鳥鹵為斥鹵 先識覽成績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為我開此渠引漳水溉鄴田十二縣終古斥鹵生之稻粱 集證 按史記河渠書西門豹引漳水溉田數千頃於是魏文侯使西門豹治鄴渠以富魏其後十三世有襄王而秦昭王滅周西門豹引漳水溉鄴者為西門豹呂覽所言不足據也氏乃誤仍之又按水經十濁漳又東出山過鄴縣西注云昔魏文侯以西門豹為鄴令引漳以溉鄴民賴其用其後至魏襄王以史起為鄴令又堰漳水以灌鄴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左太沖魏都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斯得其實

史記貨殖傳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正義云地理志知西通武關而無鄖關鄖當為洵洵水上有關在金州洵陽縣 貨殖傳正義 愚按漢志漢中郡長利縣有鄖關長利今商州上津縣武關在商洛縣正義矣之

集證 按今陝西商州東有武關湖北鄖陽府鄖縣西有竹溪縣鄖關在焉

古公事狎獵而商不與晉弃戎不假而周不知封建之效也唐以幽鎮扞契丹及幽鎮亡而契丹之患始熾方鎮之效也郡縣削弱則衰狄之禍烈矣 至云盛燕云之禍也

九域志滄州有漢武臺唐太宗紀貞觀十九年伐高麗班師次漢武臺刻石紀功臺餘基三成燕齊之士為漢武求仙之處

集證 水經九淇水又東北過鄴邑南注引魏氏土地記曰章武縣東一百里有武帝臺南北有二臺相去六十里基高六十丈

俗云漢武帝東巡海上所築。（玉海一百六十三）唐太宗實錄。貞觀十九年十月。班師次漢武臺。餘基三成。傍有祠室塋域。帝顧問。侍臣對曰。此是燕齊之士。爲漢武求仙之處。其地俯臨大海。長瀾接天。巉巖峻石。奇怪之狀。帝製文刻於石。

李太白蜀道難云。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其說本揚雄蜀記。愚謂岷嶓載于禹貢。庸蜀見于牧誓。非至秦始通也。（全云。蜀記本不足據）

集證（御覽百六十六引揚雄蜀本紀曰。蜀之先稱王者。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已上至蠶叢。凡四千歲。次曰柏濩。又次曰魚鳧。由於湔山得仙。後有王曰杜宇。出天墮山。又有朱提氏女名曰利。自江源而出。爲宇妻。乃自立爲蜀王。號曰望帝。移居郫邑。）

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見唐六典注）通典謂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書。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狄縣。安帝更名。荷水過湖陸。則湖陵縣。章帝更名。汾水過永安。則彘縣。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杜氏通典）

錢云王氏所引武侯壘永安宮蒲肯律頭諸條皆注之溷入經[illegible]者

集證（隋經籍志。水經三卷。郭璞注。水經四十卷。酈善長注。唐志。桑欽水經三卷。一作郭璞撰。酈道元注水經四十卷。北史酈道元傳。道元字善長。）

愚按經云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諸葛武侯所居。（[illegible]）[illegible]漢中立魏興郡。（並見卷二十七沔水下）（閻云。按王褘水經序。於立魏興郡下。有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託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爲。此段似非王氏原文。刊本鈔本皆遺。特補於此。）（全云。是歐陽圭齋序文。非王語。）（攈按。[illegible]安宮昭烈託孤。及北縣曹氏置兩條。出歐陽圭齋蔡正甫補正水經序。載元文類中。又攷玉海第二十卷。此段實非王氏原文。）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然則非後漢人所撰。（攈第五卷河水條。又北逕經城東。至又東北逕長樂郡棗強縣故城東。五十三字。宋本並訛作經。推尋文意。乃欲張甲河左右瀆注文也。似不得據此爲證。）

困學紀聞五後集證 卷一

隋志云郭璞注而不著撰人書唐志云郭璞撰愚謂所載及魏晉疑出於璞也新唐志始以爲桑欽而又云一作郭璞撰蓋疑之也經云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也乃後魏所置酈氏附益歟。第三卷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九字亦繫注文 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兒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意者欽爲此書而後人附益如山海經禹益所記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有豫章朱崖越國常山奉高宣城臨淮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若韻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皆非本文顧之推家訓書證篇 嘗論之矣通典又謂景純注解疎略多迂怪今郭注不傳 閻云按漢地理志班固自注引桑欽言者七是欽通地理學有撰著故後人以水經歸之歟王作郭璞撰并一言以折曰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六此豈經出璞手哉何云酈氏地理志引桑欽言者六故酈郡故縣下乃小顏注也玉海第二十卷并載之

故閻丈亦誤作七○又云歐陽元功水經補正序云近代宇文氏以爲經傳相淆者此訛近之也

集證 歐陽元補正水經序按隋志有雨水經一郭璞注一酈善長注然皆不著撰人姓名唐杜佑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注疎略於酈注無所言撰人則酈未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在一亡已見於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今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於宋景祐與新志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爲說也余嘗參訂之說者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魚十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於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爲也不宜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者又曰豈非欽作於前二氏附益於其後他書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尚書兒氏欽則可審爲成帝時欽則是書兒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經題桑欽撰自新唐志始然班固引欽說凡六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稱廣漢已爲廣魏則決非漢時鍾水條中稱晉宣仍曰魏宣則未及晉代其爲三國時人無疑又考永樂大典本載酈氏原序亦不言出自桑欽仍當不著撰人名氏以還隋志之舊

三輔黃圖所載靈金內府 上皇繕劍事 及天祿閣壽蔡牧 劉向校書事 皆王嘉至云字子年泰時人 拾遺記謫誕之說程泰之謂黃圖蓋唐人增續成之（程大昌雍錄 原注水經注引黃圖今本所無○閻云按王氏弟應麟字仲儀有訂正三輔黃圖）

集證 通考三輔黃圖三卷晁氏曰按經籍志有黃圖一卷記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時等即此書也不著撰人姓名其閉頗引劉昭漢志然則出於梁陳閒也陳氏曰按唐志一卷今分上下卷載秦漢閒宮室苑囿甚詳多引用應劭漢書解而如淳顏師古復引此書爲據意漢魏閒人所作然中興書目以爲崇文總目及國史志不載疑非本書也程氏雍錄辨之尤悉（按今本作六卷蓋唐世好事者所輯故維用晉以後書並顏師古說又多與如淳晉灼漢書注酈道元水經注隋書宇文愷議立明堂王元規議上帝后土壇引據不同考宋敏求程大昌陳振孫等所見即今本也知唐以後舊本久佚突然程大昌云漸臺高廟無櫻儀皆祖本舊圖今漸臺高廟無舊圖云恐今本更非宋本之舊 原注水經注引黃圖今本所無）

集證 按水經注引黃圖云神明臺上有九室又云陳門在橫門外又云桂北馮卿北主之有令丞各領徒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故謂之石柱橋也又云有船庫之在故渚後畢秋帆先生集黃圖補遺引脫漢宮殿名（閻云南陽爲墟名出異苑注位者不甚遵之○至云漢晉春秋云亮家於南陽之邓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曰隆中則非墟明矣）南陽是襄陽墟名非南陽郡也

集證 通考殷芸小說十卷晁氏曰宋殷芸撰述秦漢以來雜事

殷芸小說云諸葛武侯躬耕於南陽

素問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

漢袁良碑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 載集古錄及隸釋 集古錄跋謂九龍殿名惟見於此（袁良碑今在襄陽）愚按張平子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寔曰嘉德注九龍未周時殿名門上有三銅柱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九龍 嘉德殿在九龍門內（薛綜東京賦注 非但見於此碑也

集證 按後漢楊賜傳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注引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

武后在洛陽不歸長安此通鑑所載也張柬之等舉兵至后所寢長生殿又遷后於上陽宮皆在洛陽程泰之雍錄乃謂長安宮殿誤矣

集證（玉海百六十二唐書張廷珪傳武后召見長生殿此殿在東都（又一百五十七唐地理志上陽宮在東都禁苑之東東接皇城之西南隅上元中置六典上陽宮注云南臨洛水西拒穀水東面即皇城右掖門之南上元中營造會要儀鳳四年車駕入洛乃移御之上陽宮數十日一朝侍御史盧懷慎諫帝於上陽宮數十日一朝則天皇神龍元年二月朝則天皇

馮衍賦云皋陶釣於雷澤舜漁於雷澤（沁水下注）今壺子尚賢篇曰舜漁雷澤雷澤有漚澤（後漢注水經注引墨子曰舜漁於雷澤灰竊而後親未詳所出）

得之服澤之陽服字疑即漚字

集證（接墨子尚賢中篇舜漁雷澤太平御覽水經注俱引作漚澤詩地理志河東郡有漚澤應邵曰澤在西北通典云澤州陽城縣有漚澤水今山西澤州府陽城縣西有故漚澤城西北有漚澤水谷流沁水）

漢王嘉傳爲南陵丞顏注南陵縣名屬宣城按漢無宣城郡南陵縣（原注宣城縣屬丹陽郡○何焯云南陵屬京兆薄太后陵亦至云明見外戚傳何必引貢父）南陵屬京兆文帝七年置顏注不改地理志何邪

集證（三輔黃圖文帝母薄姬南陵在霸陵南故曰南陵長安志漢舊儀南陵薄太后葬之所亦謂之南霸陵因置縣以奉陵寢後省（按史記景紀二年置南陵風俗通云薄后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葬南陵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非也）

禹貢冀州治梁及岐先儒皆以爲雍州之山見氏謂冀州之吕梁狐岐山也蔡氏集傳從之已見第二卷（原注朱文公曰梁山證據不甚明白○閻云按朱子未甚分明之言最精）

賈誼書曰所爲建武關西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賈誼書壹通篇）武關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諸侯函谷在陝州靈寶以限北諸侯臨晉在同州朝邑以限東諸侯

集證（按武關在今陝西雒南縣函谷在今河南靈寶縣臨晉在今陝西朝邑縣）

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貪宰波路壯闊甚詞奇麗超絕翰墨畦徑可以諷誦明遠妹令暲有文才能詩見鍾嶸詩品

晉有大雷戍陳置大雷郡宋元嘉中改爲晉安郡

謂之雷池東大於江爲大雷口元和郡縣志云

集證御覽六十五雷水條引水經曰南經大雷城西注大江謂之大雷口一派東流南入江謂之小雷口也宋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乃此地鎮雷池古今勝唯百願淫矣昭常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棻臣才不及太沖耳隋地理志同安郡皖縣舊置大雷郡開皇十八年改名今安徽池州府貴池縣有大雷口今江南安慶府望江縣是

余往於吳都閶云往吳都乃淳祐初差監平江百萬東倉過官見長洲宰王圃扁曰茂苑蓋取諸吳都賦余曰長洲非此地也問其故余曰吳王濞都廣陵濱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今安徽泗州盱眙縣有東陽廢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東陽縣也果屬東陽不

苑葦昭以爲長洲在吳東蓋謂廣陵之吳也曰它有所據乎曰

隋煬綽揆長洲王鏡蓋煬帝在江都閶云唐贈諸葛頴亦有參軍長洲苑之句所作也長洲之名縣今蘇州府長洲縣始於唐武后時原注元和郡縣志李吉甫作

閶云萬歲通天元年析吳縣置長洲縣西南亦非鑿空文漢王莽傳陽陵侯長洲蓋取越絕書吳越春秋走犬長洲之文以名縣長洲苑同指在蘇州者而言非東陽縣也果屬東陽縣也果屬東陽不得冠以會稽古人文字窘至云元和郡縣志李吉甫作

集證御覽八百三十二引吳地記曰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也吳王遣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老願濟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按此指在蘇州者言又按張籍詩閶門柳色烟中遠茂苑鶯聲雨後新李商隱詩茂苑城如畫閶門柳似金蘇州府長洲縣之茂苑此借用詞人之常又不必鑿實

殺胡林在縣城縣原注唐屬趙州後屬真定府紀異錄云林內射殺狐因以名之續通典云唐天后時襲突厥覃胡死於此故以名之

集證唐地理志鎮州常山郡欒城縣本隸趙州天歷三年來屬天寶元年更名欒氏張舜民使北記契丹帝怒首出帝不稟

盛云虞能按越絕書闔閭走犬長洲西漢建國四年臨淮民田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洲又魏武帝對吳使徐詳云孤願越橫江之津與將軍游始蘇之上猶長洲之苑左思賦云佩長洲之茂苑元

北命擅登大寶自將兵南下執出帝北歸于鄴西愁死尚得疾至鄴城殺狐林而崩其愁死尚者本陳思王不爲文帝所容於此悲吟號愁思尚訛爲愁死殺狐林者村民林中射殺一狐因以名之通考續通典二百卷韓林學士承旨大名宋白太素等撰

隋牛弘封詩章公隋書牛弘傳僧孺其後也奇章巴州之縣梁普通六年置取縣東八里奇章山爲名隋唐志通典九域志輿地廣記皆云其章誤也續通典作奇章全云續通典宋白作奇章公以此

集證唐牛相世系表安定牛氏出自漢隴西主簿崇之後至弘隋吏部尚書封奇章公生方大方俗方智方智之曾孫休克生僧孺相敬宗文宗隋地理志其章屬清化郡唐地理志屬巴州保寧府巴州東境有奇章廢縣

諸子

漢志曾子十八篇何云疑曾子之書亡後人採大戴禮記僞爲之今世所傳視漢亡八篇矣十篇見於大戴禮立事本孝立孝大孝事父

殆未見其人也朱文公云所記雖或甚踈亦必切於日用卽行之實

集證通考晁氏曰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今曾子書亦二卷凡十篇蓋唐本也視漢亡八篇視隋亡目一篇孫今本曾子書一卷宋注陳編凡十二篇又按後漢王符傳引夫鳥之文也亦見大戴禮據章懷注似唐時大戴禮外別有曾子之書

太史公序孟嘗君書呂律居陰而治陽陰律陰更相治閒不容髮忽太史公自序翻西遹西沼二句正義出曾子天圓章原注曾子云其閒不容髮

通鑑載子思言苟變於衞侯出孔叢居衞篇在安王二十五年大事記云去孔子沒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是時尚存薛常州季宣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於壽考乎閻百詩言苟變事出孔叢子自不足信

集證隋志論語類孔叢七卷孔鮒撰晁氏志按漢志無孔叢子家有孔甲盤盂書二十六篇意者孔

和郡縣志長洲縣北二十里長洲苑爲名在縣西南七十里或云在太湖北岸闔閭游獵處圖經亦云吳縣西南七十里有長洲鄉袁宏紀前越絕書云夫湖通長洲多漁而

長洲地枚乘說吳王濞漢修沼上林囿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孟康云以江水洲爲苑服虔以爲吳苑章昭以爲長洲在吳東王應麟云此廣陵之吳漢郡國

志廣陵郡
東陽縣有
長洲澤吳
王濞太倉
在此東陽
今時貽縣
陳信賦云
連茂苑於
海陵陰枷
顧言奉和
楊子江應
教詩大江
都會所長
洲有舊名
西流拉哎
獨東汎涸

裴子卽漢志孔甲盤注書逸叢卽
漢志孔臧書而其子孫或續之也

家語三卷 荀子宥坐篇 謂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韓詩外傳三說苑敬愼篇 皆云觀於周廟有欹器焉晉杜預傳云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當以周廟爲是 (謂云案南史祖沖之傳亦云造欹器獻竟陵王子良與周廟不異)

集證 漢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孫卿子三十二篇師古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 韓詩外傳六卷 隋志劉向說苑二十卷 按北齊魏收傳亦云周廟之人三緘其口銘其背後俾諸來裔傳之坐右

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誡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多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 (引見御覽五百九十) 按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机之法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

七略之書猶存金人銘 (藏家語觀周篇) 韓詩外傳高穎詩參前長洲苑侍講謂成門大業初又詔祕書學士虞綽等撰長洲玉鏡乃幸江都之時此廣陵之長洲也

集證 魏志劉邵傳邵字孔才黃初中爲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異同作皇覽 隋經籍志雜家皇覽一百二十卷 梁十等撰 漢藝文志考黃帝作興凡之篇以警 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机之法皇王大紀曰卷序云篇錄得之於衡山石室中至劉向校書見之遂傳於世 貢安作金人之銘以戒逸欲黃帝內傳一誌銘 韓詩外傳九 家語困誓篇略同

胡文定銘龜山楊公曰孰能識車中之欹意欲施之 (韓詩外傳云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孔子下步姑布子卿曰嘻乎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曰丘何敢乎子貢曰何足辭也子曰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蝺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韓詩外傳九 家語困誓篇略同)

文定蓋用此以比二程

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四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何云韓嬰詩外傳嘗引孟子求放心之論所以正云十子不盡與荀卿同也繼守按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為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酒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又按荀子有它囂陳仲史鰌韓詩外傳有范睢田文莊周而無它囂陳仲史鰌子思孟軻也法言言荀卿非數家之書至于子思孟子則子雲所見即今本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為正

集證（按荀十二子它囂魏牟陳仲史鰌墨翟宋鈃慎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軻也外傳十子范睢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惠施也外傳有范睢田文莊周而無它囂陳仲史鰌子思孟軻）

荀卿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不苟篇）陳仲子猶可議直哉史魚哉以為盜名可乎非十二子史鰌奚子思孟軻皆在焉者法柘尼而非三子者乎。

楚辭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潔潔受人之掊掊者哉（不苟篇）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辭歌抑二子皆述古語也（何云曰吾聞之則述古語矣）

集證（婺韓詩外傳云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皭皭容人之混汚然新序節士篇云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彈冠又惡能以其冷冷更事世之嘿嘿者哉辭皆略異）

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竊盜糧借賊兵也（大略篇）獨不知李斯韓非乎。

成相曰禹傳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皐陶橫革直成為輔注云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論益皐陶之功橫而不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楊倞成相篇注）愚嘗攷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真

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慎行論陶
即皐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眞窺即直成也（原注直旁横字相類橫革即橫革
也皆禹輔佐之名（原注之交未詳世本化益作井
集證陸氏釋文周易井卦下引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云化益伯
益也（按呂春秋勿躬篇淮南本經訓論鴻惑虛篇並云伯
益作井故知化益伯益也又按呂春秋尊師篇
禹師大成贄新序雜事五作大成執疑即直成）

王霸篇睪牢天下而制之焉融傳注作皐牢籠也（何云古人多
字也史記天官書黃澤作
潭（今云）世本皐夷作睪夷
集證楊倞注睪牢未詳睪或作畢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牢牢
（今本新序脫）作睪子詩鶴鳴于九皐孫叔敖碑云（按皐俗作臯轉作睪益爲臯陶之子列女傳
收九睪之利盤洲云澤去水而爲睪）

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何云三見而不言其亦遠乎人情矣此僞
儒僞撰也（按此條孟子集註引之）曰我
先攻其邪心楊倞注云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荀子大略篇注

此莊子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金云不言者即正非
荀子曰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不苟篇）阿房宮賦之語本此
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玉在山而木
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矣作如響矣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
何云非此書幾不復見五泰之文矣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餘不勝紀（原注今監本乃唐
宣舊本亦未爲善閻煥詳攷五泰注云五泰五帝也
監本改爲五帝而刪注文○何云此按勘者所當知
集證按元刻纂圖互注荀子本賦篇兩五帝俱作五泰注多五泰
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本最下
福建本幾偏天下以其易成故也）

河間獻王之言惟見於說苑（何云獻王之言亦見春秋繁露謂云欲以河間
○朱子云胡氏言使河間獻王爲君董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
某謂如此差除那裡得來河間獻王德代杜子春祀兩廡以有功周禮爲最先
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悅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
恭則目悅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圖則心說

矣○至云閻氏謂河閒獻王當從祀孔廟以其有功周禮爲最先予謂獻王豈特有功周禮一經哉以毛萇爲詩傳博士則毛詩之傳其功也貫公爲春秋左氏博士則左氏之傳其功也漢延末立學官河閒已有博士其功大矣至其所集雅樂武帝存而不御以致元成時鄭聲繁興然王禹宋晉猶有明其義者使哀帝能立之學官樂豈乎謂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賈書廣作

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又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貢書作醴九路）醴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說苑君道篇）又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又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國之本也（建本篇）司馬公爲獻王贊謂用其德施其志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

集證漢藝文志考河閒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本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及諸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雅樂對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司馬公曰獻王得周官左氏與春秋毛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相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微獻王則六藝其遂晦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

法言序舊在卷後司馬公集注始冠之篇首訖書之序亦然

集證（漢志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元十九法言十三卷四藏二注四家揚子十三卷（按宋咸法言序云鄒夫詩書小序並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雲親自反列卷末其非聖賢之法今升之章首取合經義次第之由隨篇具析據此序則溫公仍宋咸之舊也陳振孫亦云法言凡十三篇篇各有序本在卷末如班固敘傳然今本分冠篇

首自朱
咸始

老泉太玄論曰疑而問問而辨問辨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辨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來問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以揚子為無得不可也其言則可以為監矣方樸山云不足錄○全云文人講道其語不摯況欲擬經益悖矣

無取焉東坡亦謂太玄法言雕蟲而變其音節謂之經可乎(何云)

集證(按老泉生平嗜孟子而謂大乎為無得於心溫公作潛虛以擬老泉生平嗜孟子而謂大乎為無得於心溫公作潛疑孟子兩公皆大賢其好惡不同如此

法言末篇稱漢公(孝至篇)斯言豈之玷過於美新矣司馬公雖曲為之辭然不能滌莽大夫之海也(何云言稱漢公法不法矣)

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注云半通謂法言孝至篇法(原注今按仲長統昌言曰身無半通青綸之命法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銅印半通半章也銅印十三州志是亦文後漢仲長統傳注引十三州志)

矣靈根(太乙養初一)所朋(編守初一)太玄之心學也(何云亦老十二學)

中說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按唐會要武德元年改隋大興殿為太極殿隋無此名

集證(隋志文中子十卷王通撰王通百五十九會要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改隋大興殿為太極殿改興門為順天門)

詩失於齊魯(中說天地篇)當從龔氏本云論失於齊魯謂論語也上文已言齊韓毛鄭詩之未也不當重出

集證(書錄解題中說注十卷正議大夫龔鼎臣輔之撰王海五篇始末皆不同文本文多與阮逸唐本中說於齊州李冠家以甲乙冠篇而分異文云阮龔各以所得本為訓義)

封禪秦漢之後心(中說王道篇)此河汾篤論也房魏學于河汾而議封禪之禮不以為非安在其為守師說乎梁有許懋而唐無人焉曾謂房魏不如懋乎

錢云書錄解題中說注十卷正議大夫龔鼎臣輔之撰唐志中說於齊州李冠家以甲乙冠篇而分異文云阮龔各以所得本為訓義

集證梁書許懋傳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兼
——
因集儒學之士草封禪儀將欲
行焉懋以為不可因建議云云

龔氏注中說引古語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愚按楚辭
橘頌云閉心自謹終不過失兮王逸注閉心捐欲也

集證說苑政理篇趙公儀休相魯魯君欲左右請閉門休曰池淵吾
不稅豪山吾不賦苛令吾不聞吾已閉心矣何關於門哉

中說於文取陸機事君於史取陳壽天地篇自魏晉而下言之也
記註興而史道誣矣問易註篇當作注記注謂漢晉以後起居注之
類虛美隱惡史無直筆故曰誣阮逸謂著裴松之注三國志恐
非荷云此論不謂
厚齋已發之

集證宋志王通文中子十卷阮逸注隋志漢武帝有禁中起
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為
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來
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按史筆出于宮中及近侍之臣此其
所以誣也

張文素問禮魏相篇注云史傳未見文素蒲州人唐書有傳注以為
未見非也何云注最疎當時隋書
舊唐書想民間難得耳

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全道篇此叔恬名凝遠之弟之言也原注
元魏之君唯稱孝文然治家無法住兵不已再傳而遂亂安在其黎民懷之也何云
此論未為非周人之先固自竄於戎狄之間矣至云原注是正文又云深寧非以
其戎狄而外之也惜其
治之未善耳何說謬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龔氏本云子遊黃頰之谷遂
至白牛之溪魏相篇注云王績嘗題詩黃頰山壁黃頰山詩注云山在河東龍門愚
按負琴者傳王績撰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當從龔本

仲長子光中說稱之見天地周公禮樂等篇王無功為傳云著獨遊頌及河
渚先生傳以自喻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為祭文云明道若

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靡悔藏用以密養正以蒙不見其
始孰知其終
集證唐書王績傳仲長子光者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
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徙與相近子光嘗未嘗交語與對
酌酒懽甚（王績仲長先生傳）先生諱子光字不曜人有請道者書老易二字示之
無功咨馮子華書曰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有道無位作
汾亭之操（禮樂篇）蓋孔氏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謂曲盡
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品相得又曰吾往見薛收
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眞不可言壯哉邈乎
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
俯滄溟高深極矣（原注可附中說注 全云原注是正文）
集證唐志王績集五卷（按王無功集呂才所編也今本東皐子集
集三卷卷數與呂序合而呂所稱龍門憶禹臧集不載似未

爲完本

李百藥曰分四聲八病（中說天地篇）按詩苑類格沈約曰詩病有八平
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尾鶴膝最忌餘病
亦通
集證玉海五十四寶元二年翰林學士李淑承詔編詩苑類格三
卷（南史陸厥傳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
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鰲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
悉異兩句之內角歧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
靈運傳後又論其事（魏慶之詩人玉屑）沈約詩病有八一曰平
頭謂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讙樂
莫其陳今讙皆平聲日樂皆入聲二曰上尾謂第五字不得與第
十字同聲如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草柳皆上聲三曰蜂腰謂
第三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我甘竊欲自修飾君甘皆
平聲欲飾皆入聲四曰鶴膝謂第十五字不得與第二十字同聲如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
五曰大韻謂如聲鳴爲韻上九字不得用驚傾平榮字六曰小韻
謂除大一字外九字中亦得有兩字同韻如邊條不同七曰旁紐
八曰正紐謂十字內兩字疊韻爲正紐若不共一紐而有雙聲爲

旁細如流水爲正
細流柳爲旁細

杜淹文中子世家二子長福郎次福時襄氏本載前述長子福獎
劉禹錫撰王質碑云文中子生福郎福時福郎生勉勉生怡怡生潛
質潛之季子爲諫議大夫給事中終宣歙觀察使唐書有傳（本傳五世祖通爲隋大儒福時之子見於文藝傳者勸勉勖勉（原注太原府君）召三子而敎焉）福郎福時福獎疑即福郎也書此以補世家之闕

王無功遊北山賦序云余周人也本家於祁永嘉之際扈遷江左地實儒素入多高烈穆公爵建元之恥歸於洛陽同州悲永安之事遂居河曲始則晉陽之開國終乃安康之受田

集證（按中子世家七世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逮述著春秋義統類述五經決錄凱述政大論彥述政小論傑出皇極讖議隆述興衰要論（按許陽郡公即述政大論者同州即述皇極讖議者安康即述皇極讖議者）

其賦云白牛溪裏岡巒四峙信茲山之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成市察俗刪詩依經正史組帶青衿鏘鏘儼儼階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似尼丘泉疑泗淇又注云此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恒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南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稱爲俊穎而姚義慷慨同儕方之仲由薛收以理達方韋周門人多至公輔而文中之道未行然無功不及房杜魏徵何哉（徵云門徒當以賦注爲據）鄭緊夫（全云論中說之鄭獬）論中說之妄謂李德林卒於開皇十二年通時年八九歲未有門人（晁志通生於開皇四年而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通八歲未有門人通仁壽四年常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按龍川文中子引云文中子沒於大業十三年則年三十三）而有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諾襟（全云道篇）關子明（全云開明）太和中見魏孝文如存於開皇間亦

一百三十歲矣（晁志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一百七年矣）而有問禮於子明（世家）是二者其妄不疑晁氏讀書志謂薛道衡仁壽二年出襄州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禮樂篇）用此推之則以房杜爲問人抑又可知也（何云讀書志亦兼採鄭說）

集證隋齋讀筆杜淹文中子世家云大業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本傳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爲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門詩及聖人之道靖既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子次子福時所錄云杜淹爲御史大夫與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此或或者疑爲阮逸所作如所謂薛收元經傳亦非也（張溟雲谷雜記客齋讀筆謂文中子門人薛收唐史有傳蹤跡甚明白而杜淹文中子世家所載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大可疑者溟誉欲之當有兩薛收遊王氏之門者河南薛收中說以理達柯又以其妙於言理方之莊周文中子述元經收爲之傳未就而殁而諸公多惜其亡故王凝曰夫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殁而程薛繼殁則治王家之六經其未作矣又王績答馮處士書云亂極則治王家之教其未作矣又可知也（何云讀書志亦兼採鄭說）用此推之則以房杜爲問人抑又可知也

世說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閎以實有天下將治之象

集證隋志小說家世說八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十卷劉孝標注

張巨山（何云巨山名嶽閻云襄陽人官教文閣待制）讀管子曰讀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知其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蔑淺也書多古字如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名忽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君命而廢

京房杜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所恨姚義不存薛生已歿使雲羅天網有所不該以爲歎恨耳是則收蓋不過而歿與河東道衡之子判然爲二人矣然中說乃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所注謂薛道衡實爲此官遂指內史爲道衡如此則收乃道衡子也或者疑其書爲後人附益庸或有之按隋本傳云道衡有子五人收出繼族父孺收初生卽與孺爲後孺宅於長成不識本生是道衡爲煬帝所殺收竟不及識之安得尚有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可疑者

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兒與我齊國之政也（天匡篇）而注乃謂召忽謂管仲爲兒澤命不渝（不問篇）而注乃以爲澤恩之命甚陋不可偏舉（張巨山謂管）房玄齡事也（總序按尹知章亦唐之名士不應如此之陋）

集證 通志管子十九卷唐尹知章注又二卷唐房元齡注三十卷無房元齡（按唐志有尹知章注三十卷無房元齡集證皆作尹）玉海云唐杜佑抄管氏書爲指略亭稱房喬所注而晉錄皆作尹知章文句無復小異今本房元齡注又按宗文總目管子書唐國子博士尹知章注晁氏志亦云尹知章作也

潛邱閻氏 謝山全氏 易田程氏
義門何氏 樸山方氏 蒿亭萬氏 四明屠繼序 校

諸子

地員篇云管仲之正天下也其施七尺（原注施者尺之名）濱田悉徙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原注謂立君以主之手實握此地之實數）手實之名始見於此民惠卿因以行手實之法蘇文忠論管仲之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蓋有激云

集證 地員篇濱田以下屬五施赤壚以下屬四施黃唐以下屬三施黑墳以下屬一施五土唯五施最爲上厚水深吉士之氣王宜立國都建君而手其實謂土之所入也唐食貨志凡里有手實歲終具民之年與地潤陘爲鄉帳（沒呂惠卿因以行手實之法遂至抉私隱崇告許則管氏之罪人也）

傳子（全云名乡）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豆乘）

黃帝六相一曰蚩尤（五行篇）運鑑外紀改爲風后

集證（管子五行篇）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乎天道故爲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爲蚩尤師祝融辨乎南方故爲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爲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爲司馬奢龍辨乎東方故爲土師祝融者奢龍辨乎南方故爲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爲李

弟子職漢志附于孝經朱子謂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古因作此以教之（何云馬驌云管子作內政用以教士之子者爾雅云本朱子說閻云其古塾師教條）

集證（漢志考弟子職管子雜篇第五十九有學則蚤作受業饌饋命食灑掃執燭請衽退習等章朱長春云弟子職是古塾師學規以養蒙求者故韻格相叶便於童兒課讀不知何代所著其辭文近二禮中祝銘之體意成周設鄉學頒定教儀管子書中存之以教五鄉之士之子者

晁景迂云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

馬乘馬數問乘馬事語海王國蓄山國軌山權數山至數地數揆度國準凡十二篇又甲乙十篇古史謂多申韓之言以智欺其民以術傾鄰國有不貴之寶石璧黃茅之謀（見輕重丁篇）使管仲信然何以霸哉

集證（石林葉氏曰管書其閒頗多與鬼谷子相亂管子自序其事亦泛濫不切疑皆戰國策士相附益朱長春曰按管子輕重十二篇雖僞猶有可觀所云甲乙十篇又後好事者借名勒說而演之改頭換面附根生枝至駔賈之所不屑兒童之所不可欺如是能爲國乎

管仲曰淺獄折中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理（小匡篇）呂氏春秋云臣不若弦章（審分覽勿躬篇伍楙山云說苑又載晏子之言曰昔先君桓公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進章侍又以弦章爲相公時矣）

按說苑（君道篇）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爲正（何云後方論說苑多誤奈何舉以爲證）

集證（按管子小匡篇隰朋弦章東郭牙寧戚王子成父皆事桓公時矣何足據以爲證又按呂氏春秋勿躬篇說苑皆作弦章在桓公時非外傳說左下作弦商新序雜事四作弦

之。第三十一章但武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
故無棄物。第二十七章巧用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傅奕能辨
之。晁說之鄭叔記

集證隋志老子道德經二卷王弼注。唐志傅奕注老子二卷。王弼注本後載政和乙未晁以道跋。弼老子注本後載政和乙未晁以道跋。王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今檢第三十一章獨無注釋晁氏之說不謂無因然弼未嘗明指其非是也又考陸氏釋文序錄云老子依輔嗣本是章佳惡恬憺戰勝等字俱見音義其佳善也主字陸氏有注疑是宋本殘闕而晁氏據此謂非老子之言過矣。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第五十九章守道
司馬公謂不遠而復不離於德可以修身朱文公謂能嗇則不遠而復重積德者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
也。原注王弼注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為復注又云唯重積德不欲儉速然後乃能使早服其常義皆作復

集證盛經典釋文老子音義作是謂早復音服陳氏鼓應據嗣本張之象本仍作服河上公韓非解老傅奕俱作早服當是後人據諸本改之。

方伯喜文公高弟也其言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為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過矣。何云此荊公莊周論之壁餘也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吾亦有取焉似與師說背馳。何云朱子與黃直卿手畢曰伯謨不幸未去時亦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一向廢馬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則方之所造可見其安靜明了或得之二氏者也王氏自為高弟蓋據放翁所作墓誌而云此條亦具載墓誌中伯喜名士孫莆陽人移居依朱子於建陽

生之徒十有三。第五十章貴生韓非解老云四肢與九竅。

集證韓非解老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生之徒十有三者十有三從韓非說。

書錄解題老子解二卷葉夢得撰其解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亦用韓非說。

道喜以有無字下斷句。第一章體道
自王介甫始。司馬溫公亦於兩無字兩有字斷句。原注朱文

公謂名可名有名無名皆一義常無欲是說無欲。

惟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有天下。今本道德經無此二語。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湯武之征伐非利天下之心而與天下同其利然後可以得天下。

谷神一章養生者宗焉。第六章成象春秋繁露謂養生之大者在愛氣閑欲以平意靜神以養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循天之道篇董子亦有得於此。

集證陸德明老子釋文谷河上本作浴云浴養也。按隸釋後漢陳相邊韶建老子碑銘亦作浴神與河上本同。

文子者老子弟子也原注老子與孔子同時文子姓辛名研字文子。其書稱平王問道。原注老子云范蠡師之去平王之時遠矣序謂周平王時人非文子道德篇平王問文子其言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上德篇荀子取之。勸學篇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七上德篇汲黯取之。漢書汲黯傳再實之不其根必傷。符言篇明德后取之。後漢皇后紀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義兵王。道德篇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滅。道德篇魏相取之。漢書魏相傳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上德篇董仲舒取之。漢書董仲舒傳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自然篇班固杜甫韓愈取之。班固賓戲杜詩同谷縣詩韓爭臣論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微明篇孫思邈取之。唐書隱逸孫思邈傳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陸抗取之。吳志陸抗傳欲治之主不世出。下德篇王吉取之。漢書王吉傳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解之至石必過。上仁篇枚乘取之。漢書枚乘傳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上德篇鄭

昌取之。（附見漢書蓋寬饒傳）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下德篇）班固刑法志取之（漢志）人之將疾必先厭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微明篇）越絕劉子取之（越絕德序外傳記劉子貴言篇）孔丈之噬虎伏雞之搏貍（上德篇）何休注公羊取之（莊十二年傳注）又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守弱篇）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精誠篇）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上德篇）皆見此書其見於列莊淮南子者不可縷數。

集證漢志道家文子九篇（與孔子並時而稍周平王問似依托）隋志十二卷（冀志者今本十二篇道原至上禮李暹注並遲析之歟今本同）其傳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名研文子其字也）志注謂似依托見氏曰三代之書經秦火之後幸而存者錯亂參差如爾雅周公作而有張仲孝友是也柳宗元以爲駁書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爲計然今志皆一以老子爲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貨殖傳注計然其書則有萬物錄者五方所出皆述之

事見皇覽文子十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所與文子乃不同北史蕭大圜曰陶朱成術於辛文

唐志農家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

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上德篇）獨學老言故用文子之語顏注云積薪之言出曾子（曾效篇）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楚國策或謂黃齊）孔叢子云老萊子謂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若柔順終以不弊（抗志篇）漢藝文志老萊子與孔子同時（閻云按史記老子傳亦云爾）當從國策

集證漢志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也（列子仲尼篇）呂氏春秋云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慎大覽下賢篇高誘注子產壺丘子弟子）然則與子產同時。

集證史記曹相國世家取碭狐父索隱曰地理志碭屬梁國狐父地名在梁碭之閒徐氏引伍被云吳濞敗於狐父是吳與梁相拒而敗處 按今江南徐州府碭山縣東南有狐父聚

東坡欲去莊子盜跖漁父篇 東坡莊子祠堂記

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 全云邵子之說高於坡公

集證漢志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按楊龜山云逍遙遊一篇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楊升菴謂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吾嘗云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略不爲無益若篤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眞實妙義不可推而行也愚謂此讀莊子之法 原注伊川一生不曾看莊列

集證漢志道家列子八篇 隋志八卷晉張湛註 柳州辯列子云劉向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 按列子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考史記鄭世家則鄭繻公二十五年事劉向似誤繻爲繆也至其言公孫龍宋康王之事信如張湛所謂後人增益者

列子以仕衛爲嫁於衛 天瑞篇 從一而終之死靡它是之謂正 何云方言嫁往也自家而出謂之嫁由女而出爲嫁也故上云國不足此條非本義全云深寧益有爲言之

列子言西方之聖人 仲尼篇 西極之化人 周穆王篇 佛已聞於中國矣 何云列子亦寓言

集證考古質疑按列子第三篇云西極之化人者其佛歟佛家有以王之宮室爲車陋以王廚饌爲腥惡而又與宣律師傳所謂周穆王時佛法王中國之說脗合山谷嘗讀列子便謂普通年中事不從慈嶺傳來其亦有見於此 按列子語自非實事

狐父之盜 列子說符篇 史記正義括地志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

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問曰不審吾君所讀何書也（韓詩外傳五）與莊子（天道篇）同而小異（原注漢古今人表作輪邊師古曰輪扁也扁音翩）

大宗師曰道可傳而不可受爲子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敎問其所以異曰莊子所謂傳傳以心也屈子所謂受受以心也目擊而存不言而喻耳受而口傳之離道遠矣

宋文公謂戾桑楚一篇皆是禪

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文選頁侯孝若東方朔畫贊李善注所引與今本同）太平御覽引莊子曰云云孔子曰吾與汝處於宥之時人用意如飛鴻者吾足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鈎繳以投之吾今見龍云云余曰張不能嗋舌出不能縮又何規哉（原注張文潛銘商老曰造物則引見御覽六百一十七）與今本異

初寮（閻立本安中號）謂莊子之言風其辭若勍風俱鳴於衆竅掩卷而坐猶覺參參之逼耳（齊物論）集證（通考王履道初寮集十卷內製十八卷外制八卷晁氏曰王安中字履道真定人自號初寮按初寮集今存八卷）

齊物論女以妄聽之奚（原注張文潛銘商老曰造物則奚句法本此至云原注是正文）

飾小說以干縣令（雜篇外物）疏云縣高也謂求高名令聞（原注有進士程文用此犯聖祖名玄燁嫌名）

集證（唐藝文志道士成玄英注莊子三十卷疏十二卷玄英字子實陳州人貞觀間召至京師按縣令陸德明莊子音義無注）

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徐无鬼）列子釋文公孫龍字子

秉（原注秉謂公孫龍也）

集證（鬼氏讀書志列子釋文二卷唐殷敬順撰敬順嘗爲當塗丞）

魯雞固能矣注云大雞也今蜀雞（倶桑楚篇注）爾雅雞大者蜀（釋韓文音）雞小也未詳（閻云）

昌黎熟於蜀本越字

集證（莊子釋文越雞司馬彪向秀云小雞也或云荆雞曾雞向云大雞也今蜀雞）

荆公曰古之善事親者非事其親之謂也事其心而已矣事其心（向秀云）

出入間世

呂吉甫（惠卿字）曰聖人之所以賊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蓋孔氏與老氏同生於衰周莊子與孟子俱遊於梁惠其書之言未嘗相及以此而已（向云殊不足收）

集證（書錄解題莊子議十卷參政清源呂惠卿吉父撰元豐七年先表進內篇其餘蓋續成之（按今佚）

以恬養知者主靜而郭象竊之（見世說文學門）郭紹作音中興書而何法盛竊向秀注莊子而郭象竊之（南史徐廣傳）二事相類

集證（世說四向秀爲莊子解義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向秀卒郭象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爲己注而自注秋水至十二篇南史徐廣傳郗紹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宜以爲惠紹不與書在齋內後法盛竊盛誥紹紹不在直入竊之紹無兼本世遂行何書）

支離疏鼓筴播精（閒世）文選注作播精（方測資注）

集證（莊子釋文播精如字一音所宇則當作數精司馬云簡米曰播崔云播精卜卦占兆也鼓筴播精言耆卜（按釋又數字必精字之誤山海經云糈用稌米注糈祀神之米離騷懷椒糈而要之注糈精米所以享神也說文云資財卜問曰貞从貝正聲讀若所然則播精當作播貞）

郭象注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淒
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天宗師注）李太白云草不謝榮於
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太白日出入行出入行）其語本此注又曰世有假寐而
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齊物論注）邯鄲
枕（沈既濟枕中記）南柯守（李昌齡樂善錄）之說皆原此意幽求子曰當其夢時
覩山念木或志在舟楫因舟念水因水念魚（杜詩幽求子）東坡夢齋
銘意出於此

集證　枕中記道士呂翁得神仙術遊邯鄲道中遇少年盧生以囊言中枕授之生枕而夢一生榮辱備歷久伸而寤黃粱尚未熟也　樂善錄淳于棼書寢夢二使引自宅南古槐下入至一城榜曰大槐安國王見大槐出其穴直上南枝即南柯郡也棼大駭復命掖之　晉書杜夷字行齊盧江人懷帝時寓方正著幽求子二十卷　隋志道家杜氏幽求新書二十卷杜夷撰

莊子稱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下篇）則滑釐墨者也史記儒
林傳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
為王者師豈滑釐逃儒而入於墨亦若吳起之言兵歟（原注說苑載禽滑釐
問墨子說苑反質篇）

集證　呂氏春秋當染篇云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說苑反質篇云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昔者墨子耕柱篇云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當是為墨氏之學者誣撰此說而史公信之又按莊子天下篇墨翟禽滑釐作駢於鄧篇說苑反質篇俱作禽滑釐墨子耕柱篇作禽滑黎尹儒篇作禽滑黎尊師篇作禽滑黎列子楊朱篇作禽滑黎古今人表作禽屈釐

庖丁解牛（養生主）行其所無事也管子云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
以莫鐵則刃游閒也（管子制分篇注莫猶削也）賈誼疏云解十二牛（漢賈誼傳）胡
子知言云一目全牛萬隙開（胡宏知言）橫渠詩語也

郭象注云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八閩世
爲注）韓文公
聽頗師琴詩無以冰炭置我腸本於此（何云方本
已云爾）

集證（宋志方崧卿韓集一卷）

齊物論非欲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毀譽一付於物而
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郤子詩謂齊物到頭爭恐誤張文潛曰
莊周（漢志考成乎英疏莊周字子休）患夫彼是之無窮而物論之不齊也而託
之於天籟其言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此言自以爲至矣
而周固自未離夫萬之一也曷足以爲是非之定哉雖然如周
者亦寡稅駕矣

莊子逸篇

集證（按屠牛坦淮南子作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剸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注屠牛吐齊之大屠庖丁齊屠伯）

王坦之著廢莊論而其論多用莊語（論載晉書本傳）胡文定春秋綱領有取於莊子之言（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又曰春秋以道名分胡康侯取舍何足爲先生有無山云）其可廢乎（方模）

豫且事有二說范吳王欲從民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范蠡正論篇）張平子東京賦所謂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者也（禪綜東京疏注引說苑）史記龜策傳褚先生補傳莊子所謂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余吾預）且之網者也（外物篇）

陸德明序録曰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轟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弘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闕奕意修之首（行云首猶篇也）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二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陸氏莊子序録）

原注北齊杜弼注莊子惠施篇今無此篇亦逸篇也

集證漢志道家莊子五十二篇（陸氏序録）彪注二十一卷（北齊杜弼注莊子惠施篇今無此篇亦逸篇也）河內人晉秘書監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說三為音三卷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不詳何人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字子元河內人晉太傅主簿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為音三卷（按隋志司馬彪注十六卷云梁二十一卷今闕孟氏注深尚有錄一卷郭象注三十卷目一卷云梁七錄三十三卷又按今本郭注篇數三十三而卷則併為十矣（北齊杜弼僞弼字輔元玭好元理老而愈篤又注莊子惠施篇）

易上下繫名輔注義施施行子之屬皆空論無事實索隱曰

此篇

闕奕之隸與般曼之孫邁氏之子三

（涼口詩注）

元天者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

（注）

（注）

（注）

也 引見戴文類聚 九十一果部

童子夜嘯鬼數若菌 引見御覽七百九十二人事部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引見御覽七百二十五方術部

集證 異志註 張紘見陳琳武庫賦歎美之琳答曰河北率少文章易爲雄伯今足下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按琳語本此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鶩 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鶩 原注司馬虔曰秋鶩法鶩也全云原注是正文○方樸山云淮南子道應訓載此較詳 引見文選魏都賦注

集證 呂氏春秋不苟論博志篇尹儒三卿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夢受秋鶩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此今日將教子以秋鶩言誘注云秋鶩鶩鴨法也

空閬 原注一作閒 潘安仁悼亡詩注又作空穴 寒風棲鳥翔 虔曰門戶孔穴風善從之棲子似乳著其巢而生樂其中也全云原注是正文 引見文選朱玉似乳燕似雀爲喜賦注

庾南子眉之毀王也 方機山云王作玉 引見文選張景陽七命注

集證 李善注引淮南子莊子后解旦旡市子聖人無慾者也於其閒而闚者止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 引見太平御覽八百十九飲食部

若祭吾上之久矣 引見天平御覽四十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譬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爲仁子張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子貢爲賀會子爲孝顏回爲信也積石里出下鳳鳥居上天爲昊天又爲生離珠一有鳥名爲鳳鳳之所居也琅玕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瑣琅玕八三頭遞起以飼琅玕鳳鳥之文戴聖賢 引見御覽九百

集證按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莊子
珍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
圍以琳琅爲實與此小異

善卷亶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而舜師之（引見御覽四百四人事部）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飲不義之水（引見御覽四十九飲部）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牀而聽（原注郭慮額也引見御覽一百八十六居處部）

羊溝之雞三歲爲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引見御覽九百一十八羽族部）

猩膏塗其頭（原注羊溝鬬雞處株鬼師也雞畏猩猩膏塗其頭）

集證爾雅翼鬬雞私取猩猩膏塗其頭輒鬬雞能捕雜異雞聞猩之氣則畏而避之

雞擇善雞三尺爲鶤郭璞注云陽溝巨鴨古之名雞也

無啟此非有厭勝特是按羊溝亦作陽溝爾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爲見鳳鳳乎莊子曰

燕雀耳尺者俱矣

豫樟初生可抓而絕（引見文選枚乘上書諫吳王注）

集證按漢書攸乘傳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傳云抓搔也杜甫詩注云玉搔頭今之抓頭也則抓搔二字通抓字從爪唐韻側巧切字林壯交切與抓從爪別

鵲上高城之堄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引見文選謝元暉和登孫權故城詩注）

集證顧氏家訓勉學篇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塡河此耳學之過也按謝元暉詩云鵲起登吳山陸士衡演連珠云是以陵飈之羽不求反風皆本於此

金鐵蒙以大繩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引見御覽八百一十三珍寶部）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辭主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

窮蹄其鼻穿大其服博其塍流（御覽作其服溥塍流僞）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引見御覽四百六十四人事部）

青鵝愛子忘親（原注司馬彪曰鵝鳥專愛其子而忘其母也至云原注是正文）（引見御覽九百二十三羽族部）

聲氏之牛夜亡而遇襄止而問焉曰我有四足動而不善予一足而超踊何以然襄曰以吾一足于於子矣（引見御覽八百九十九獸部）

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原注酒尊也）（引見御覽七百六十一器物部）

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引見御覽三百六十四人事部）（淮南說山云人情於利則爭取大於害則爭取小）

羌人死燈而揚其灰

集證（荀子大略篇氏羌之虜也不憂其係虜也而憂其不焚也正氏羌之俗死則焚其屍）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此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好士故不遠千里

有之禮士也有似棄公子高之好龍室彫文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施尾（選注作梢尾）於堂（選注作過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引見文選任彥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

集證（按新序雜事篇作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于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

流麻並作則為驚怖陽氣獨上則為癲病（引見御覽七百三十九疾病部）

以千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雀（引見藝文聚巧藝部）

射者見鶴而不見雀（引見藝文聚巧藝部）

百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原注物聖主之法明好至不敢蹈也）（引見後漢劉陶邊讓兩傳注）

集證（淮南詮言訓百牛之鼎沸而蜚蚋弗敢入）

趙簡子出田鄭龍爲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無驚吾馬
人故將救之簡子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還車
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克曹退爲
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君今一朝田而曰必爲我殺人是虎狼殺
人之田也得士（引見御覽四百五十七人事部）欲射之道有行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集梁君下車轂弩（原注一作弓新序作弓）欲射之道有行
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新序作公孫龔）下車
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
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原注齊一作宋新序作齊）天旱三年卜之曰必
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爲民也今必使
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

何爲有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新序作）
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新序作廓門）呼萬歲
曰樂哉今日獵也人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引見御覽三百九十八事部）

集證（此條見新序雜事二與此大同小異）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原注一作肉）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原注輒繫者也一作撮）（引見御覽六百七學部）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爲傷壽故不食之（引見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

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敝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引見御覽四百二十八事部）

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塿勒石凡千八百餘處 引見後漢祭祀志劉昭傳

槐之生也八季春五日而兎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而葉成 原注鵪爲鵪鶉爲布穀布穀爲鵪此物變也 引見御覽九百五十四木部

盧敖見若士深目鳶肩 引見御覽三百六十九人事部

禮者亢鋸之柄 原注亢卑也禮有所斷割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 引見御覽七百六十三器物部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棄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維必有淫泆之行好學爲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引見御覽六百

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亡

傳聞云漢嚴遵老子指歸引莊子甚多皆不見今莊子書其爲逸篇可知備載之以補王氏之漏焉 任事未詳

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麾之及其爲飛鴻也奮翼凌雲層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爲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群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難也故漣洏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爲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 我之所以爲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 道之所生天之所與始於不生存存於不存亡亡於不亡以爲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爲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爲身者非身身之所也

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禍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宄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遂伎術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衰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後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嶮刑嚴誅肌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賊愈多 夫飢而倍佶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離除其身必死胸中有恨不可縈喉中有疾不可刺也蟲蚤著面不可射也蟻蟲著身不可動也 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予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 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 夫嬰兒未知而忠信于孔譬及其壯大有識欺紿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谿之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全云張南漪諱予曰道德指

歸前有谷神子序其曰嚴君平姓莊氏故稱莊子班史避明帝諱更之爲嚴然則篇中所稱莊子者皆君平自稱也故卷首即稱莊子曰老子之作上經象天下經象地其發明宗旨幾二百言此後每設爲問答必曰何以言之何以明之何以效之或曰敢問而後以莊子曰答之蓋皆君平自稱之言無疑也閻潛邱乃以爲莊周逸篇之文以補正厚齋之漏何其物也其所引亦不完南漪之言贋本○繼序校道德指歸論書名已見唐志但今本則明末人僞作曹能始言之鑿鑿況其所稱莊子焉知非即僞托嚴遵乎

淮南鴻烈多襲其語唐世司馬彪注猶存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閒見之斷圭碎璧亦足爲篋櫝之珍博識君子或有取焉

集證（按隋志老子指歸十四卷嚴遵注唐志嚴遵指歸十四卷今本道德指歸論僅存說德者六卷簡明書目云據七略入秘閣而也所引莊子逸篇恐未足徵信）

太平御覽引蘇子曰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煎珠玉致破（御覽九百八十三香部蘇秦能爲此言而不能保其身漢書藝文志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傳）（按隋志不著錄）

父之言本於此（龔勝傳蕭以形自鑠膏以明自銷貧志之言本於此）（文子上德篇）（淮南繆稱訓煎作鑠）

集證（漢志從橫家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傳）（金樓子立言篇夫聖飾非而體分象美牙而身喪蚌懷珠而致剖蘭含香而遭焚膏以明而自煎桂以盡而成疾祇求福而得禍衣錦尚褧惡其文之著也）

尸子曰孝已（御覽作孝子）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寢之高下也（引見文選長箋賦注）又曰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引見御覽三百八十五）漢書稱孝已（晉子傳）事見此（原注太子晉事見周書逸周書太子晉解）

集證（漢志雜家尸子二十篇入蜀（志考李淑書目存四卷後漢書呂強傳注云尸子書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孰死後逃匿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書今亡）

[illegible]陽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史記鄒陽傳）尸子謂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引見文選陸衡猛虎行注）

集證 援淮南子說苑鹽鐵論諸書並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水經沂水注引尸子曰孔子至於暮矣而不宿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亦無勝母字

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也荷徙耒耕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其利雷澤也畫則為耕者鑿漬狩則為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引見御覽八十一）荷此耒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雕龍祝盟篇）文心雕龍舜之耐田云謂之耐田豈他有所據乎

程子見家語（致思篇）子華子見莊子（襄王傳）近有子華子之書謂程本字子華即孔子傾蓋而語者後序謂鬼谷子之師水心（葉適銘墓）

仲至（名覽）所謂程子即此書也宋文公謂詞艱而理淺近世巧於模擬者所為淺非先秦古書（全云常仲至名豐東萊弟子）

集證（王海五十三書目儒家子華子十卷載劉向校錄尹曰向所校雜中外書子華子凡二十四篇以相校除複重十三篇定著十篇又曰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善持論聚徒著書自號程子（晁氏志元豐以後稟子所為辨家）（目知錄按莊子及呂氏春秋所云子華子乃韓昭釐侯時人檢史記年表韓昭侯元年上距孔子之卒凡百二十一年其非孔子所見之程子明甚）

韓子內儲說謂叔向讒叔魚弘（內儲說下）叔向之沒久矣

集證（漢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隋志二十卷唐志同王氏曰今本五十六篇注不詳名氏）

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斷其手子貢以為重矣仲尼法家侮聖言治之道也（內儲說上）以商鞅之法為嚴法又託于仲尼法家侮聖言至此

集證劉歆新序論衡譴告篇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二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

五臣曰周去秦爲從背宇而舉衛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按史記韓王信秦與諸侯約從衛爲衡之事未詳。方模山云衡成而秦帝從成而楚王周滅於從衛亡於衡正相對擊○至云六國盡亡而衛尚存韓子之言謬矣

說疑曰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咸驹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賢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說疑篇）崇侯優施事甚著古今人表桀時有雅侈餘皆闕昌氏春秋云夏桀染於辛岐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仲春紀當染篇）古今人表桀時有干辛榮夷終皆作夷公虢公鼓即虢石父（原注墨子云）夏桀染於辛（辛推哆所染篇）

集證劉歆新序論衡譴告篇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二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

五臣曰周去秦爲從背宇而舉衛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按史記韓王信秦與諸侯約從衛爲衡之事未詳。方模山云衡成而秦帝從成而楚王周滅於從衛亡於衡正相對擊○至云六國盡亡而衛尚存韓子之言謬矣

說疑曰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咸驹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賢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說疑篇）崇侯優施事甚著古今人表桀時有雅侈餘皆闕昌氏春秋云夏桀染於辛岐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仲春紀當染篇）古今人表桀時有干辛榮夷終皆作夷公虢公鼓即虢石父（原注墨子云）夏桀染於辛（辛推哆所染篇）

集證雖非說疑篇作岐踵戎簡選篇作推移墨子明鬼篇作推哆古今人表作雅侈賈誼書連語篇作雖侈。（呂氏春秋夏桀染於辛岐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墨子所染篇古今人表抱朴子良規篇呂春秋慎大篇皆作干辛說苑尊賢篇作干辛呂氏春秋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墨子作染於傅公夷蔡公穀

韓子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和氏篇）愚按史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之無異也。（何云意者商鞅所燔止於國中至李斯乃流毒天下）

又云吳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官。（史記吳起傳無枝字）注謂非要急者樹之枝也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閑冗。（和氏篇注）案景文詩何言漢樸學正似楚枝官。（引見晉匠金璋原注）枝官二字前未有用者。

集證按韓子注隋唐志不詳名氏元何狄木獨謂昔有李贊注鄙陋無取不知狄何據而指爲李贊也

又云儒服帶劒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實合之法息（阿韓篇）愚謂堅白公孫龍之言也（公孫龍堅白論）無厚鄧析之言也（鄧析無厚篇）

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貧爲貴諸（說林下）呂太史西漢手筆曰利之所激深宮之女皆儀秦也文法本此

集證（說苑說叢）蠋欲類蠶鱣鱓（修識）漁者持鱣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顏氏家訓書證篇韓非說苑皆曰蠋似蛇蠶似蠋本說苑作鱓乃是後人妄改）

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喻老篇）後魏崔浩謂王猛之經國荷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皝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魏書崔浩傳）筆墨旺運皆有自來

集證（按漢霍光傳田延年謂光曰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筆運亦同）

必特自直之箭百世無矣特自圜之木千世無輪（顯學篇）劉夢得此語（原注特字作俟）

鉏麑之賁金璧西門豹之納璽（外儲說左下）戰國之時官邪賂章毀譽決於左右之口於此可見若者何即墨之斷者幾何人哉（原注趙之郭開齊之后勝皆受秦閒金魏信陵之以毀廢亦以萬金爲閒三國遂墟矣）

集證（韓非外儲說左下鉅者齊之居士齊魏之君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賫金璧而求入仕也又云西門豹爲鄴令左右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復以治鄴因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拜之豹納璽而去）

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外儲說右上）此名言也鄭長者之書見漢藝文志（閻云按人主二句見韓非子爲齊宣王之語宣王聞之鄭長者有言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方爲長者語王長）

（漢藝文志 攷證却合）

集證（漢志道家鄭長者一篇注六國時先韓子稱之師古曰不知姓名王氏志攷袁淑真隱傳鄭長

者隱德無名著書一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爲名今按韓非子外儲說鄭長者在吉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接難二篇又云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

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外儲說右下）何云人主治三公九卿三公治臺諫監司九卿治其屬監司治其屬斯言不可以韓非廢（閻云按韓謂搖木者猶其本張綱者引其綱）

韓子謂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訓與韓子同（槐按說苑復恩篇漢古今人表並作高赫）

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難一篇）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妄（孔叢答問篇）然傳記若此者衆說苑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甯子曰楚平王有士曰楚侯胥亡之胥亡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城濮在楚成王時以爲平王謬矣（說苑尊賢篇）

之（原注甯子前越）又曰晉平公好樂多賦斂治城郭有管犯者見門大夫以樂見平公內之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正諫篇）又曰石乞侍於屠建屠建曰石乞其爲亂乎（靡謀篇）又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尊賢篇）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上注文選張景陽贈賦西征賦注同）往晝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說苑佚文也引見後漢皇后紀）

羣書何述紀之誤也新序楚共王逐申侯（雜事二）晉文公遇樂武子（雜事二）葉公諸梁問樂王鮒（雜事四）皆不同時

集證新序雜事爲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筮蘇與我處常忠吾其過不細必厚葬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逐申侯伯出之境晉文公逐麇而失之問農夫老古老占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君放不歸人將君之交公恐歸遇樂武子武子曰獵得獸乎文公曰寡人逐麇而失之得善言樂武子曰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若何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凝

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

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十過篇）戰國策云延陵王誤也鮑氏改王爲君亦未之攷（全云鮑注戰國策最疎畧）

集證（直齋書錄解題鮑氏校定戰國策十卷尚書郎栝蒼鮑彪注）（按元吳師道本趙策直作延陵君不復知鮑氏之改王爲君）

韓子云吳起欲攻秦小亭置一石赤粟（何云粟閒較作救）（槐按今本作救御覽八百四十二引作粟）東門外令入能徙此於西門外者賜之上田宅人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攻秦能先登者仕之大夫賜之上田宅於是攻之一朝而拔（丙儲說上篇）呂氏春秋云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日試往僨表不得賞則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似順論愼小篇）愚按商鞅入秦在吳起死後二十一年徙木予金其祖吳起之遺智歟

集證（容齋四筆謂商鞅本魏人其徙木示信蓋以效起而起之事一不傳（按王氏此論發自容齋容齋引吳起治西河事而不一詳所出亦不引韓非徙秦事）

說文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說文鹽部）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魚焉（引見御覽九百三十五）又曰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瀆沙雖十宿沙不能得也（引見御覽八百六十五）

集證（漢志道家魯仲連子十四篇（志考云隋志五卷錄一卷春秋正義史記正義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之）

鶡冠子博選篇用戰國策鄒陽之言王鈇篇用齊語管子之言不

但用賈生服賦而已柳子之辭其知言哉

集證（漢志道家）鶡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師古曰以鶡鳥羽爲冠（志考云）隋志三卷今四卷十五篇博選至學問（柳宗元辨此書非古謂好事者僞爲其書而韓愈獨傅焉謂其詞雜黃老刑名陸佃序曰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四篇下（雲谷雜紀柳子以鶡冠子貧夫殉財之語不爲太史公所稱按胥士之殉名貪夫之殉於鶡冠子賈誼實合二書以成文爾太史公謂爲賈子云則可謂鶡冠子語遂至於誤（按鶡冠一卷陸佃注今存）

戰國策鄭璞之說亦見尹文子（大道下篇）

集證（漢志名家）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師古曰與宋鈃俱遊稷下隋志二卷（按今存一卷又按鄭璞之說又見後漢應奉子劭傳云鄭人以乾鼠見尸子引見文選陸士衡擬連珠注）

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聾不瞽不能爲公見慎子（不聰不明四句在亡篇中）

引見（御覽四百九十六）繼方按宋庾仲文幽長孫平唐代宗俱有此語而與今不同

吳子曰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見予初見魏文侯章）

桑弘和而刼武兮滅其國而舉桑謂承桑氏也（原注一本改桑字爲乘誤）

集證（漢志兵陰陽家）吳起四十八篇（志考隋志吳起兵書四十八卷與隋唐志卷數合晁氏讀書志作三卷然六篇之目則與今本合）

程子曰韓信多多益辦是分數明按孫子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勢篇）

杜牧注謂韓信多多益辦（曹公注部曲爲分什伍爲數）

集證（唐志兵家）杜牧注孫子三卷

漢景帝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綺穀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漢書景帝紀）本李克對魏文侯之言（原注見說苑反質篇）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

集證漢志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志不著錄其佚已久

韓子謂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外儲說左上蔡邕謂唯郭有道無愧昔黎猶不免諛唐劉乂傳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詠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白樂天立碑詩曰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閻云番初刊本作潘按番吾趙地當作番漢爲蒲吾縣今之平山縣也李吉甫言周武帝時除天下碑惟林宗碑詔獨留○何云此條當入前韓子中

集證趙崡石墨鐫華漢郭有道碑蔡邕撰書今在介休縣乃縣令盜碑舁去縣令無奈重刻一石以應求者

鬼谷子午合篇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昔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原注孫子用閒篇當參放伊呂聖人之耦豈詭遇求獲者此戰國辯士之誣聖賢也伊尹三聘而起太公辭紂海濱當取信於孟子○閻云王氏竟忘伊尹事出孟子

集證孫子用閒篇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尹知章序鬼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捭闔之術十有二章復受轉丸胠篋三章然秦儀用之裁得溫言酒食貨財之賜秦也儀也知道未足行復往見其言所受於師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河填海移山之力豈可更聞至要使弟子深見其闔奧乎先生曰爲子陳言至道齋戒擇日而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尹知章鬼谷子曰秦儀學於鬼谷文心雕龍云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文心論說篇原注程子曰秦儀學於鬼谷

集證丹鉛總錄漢書藝文志鬼容區三篇注鄧展曰鬼容區鬼谷先生也郊祀志鬼容區云注師古曰鬼容區鬼容聲相近今按鬼谷子向其輕於立論志無鬼谷子隋志始錄鬼谷子三卷然考說苑已引鬼谷子則不得謂向時無是書矣今存一卷舊有樂臺皇甫謐陶宏景尹知章四家

注並
不傳

荊通善爲長短說（漢書荊通傳）王爻僎學長短從橫術（王爻僎漢人趙猛著長短經十卷多談王霸機權正變之說蓋本於此）長（附見張湯傳）史記索隱云戰國策亦名長短書（今云唐人趙猛著長短經十卷多談王霸機權正變之說蓋本於此）

集證漢志從橫家荊子名通王爻僎二十八篇（拔劉向戰國策序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索隱說本劉向又按漢書音義云長短術興於六國時行長入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張晏云蘇秦張儀之謀極彼爲短長術也）

鬻熊爲周文王師著書二十二篇（漢藝文志）諸子之最先者今存十四篇列子天瑞篇引遷轉無已天地密移力命篇引語文王曰皆長非所增曰短非所損賈誼書引文王武王成王問（修政語下）皆今書所無

集證漢志道家鬻子二卷二篇（鬻子書一卷疑即小說家所載鬻子說孫子將作十二篇陳振孫書錄解題作十四篇宋文總目作十篇今本篇數與總目合其注爲唐逢行珪撰）

呂氏春秋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今孔子作貴兼）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朱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審分覽不二篇王廖兒良見呂覽過秦論）荀子曰愼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天論篇）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以孔子列於老氏之後秦無儒故也

集證漢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二十六篇隋唐志二十六卷高誘注（孫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哀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又以孔子列於墨子之後宋書禮志引尸子云墨子貴儉孔子貴學蓋雜於墨教者）

迂齋云梓人傳規模從呂氏春秋來（樓昉之言）愚按呂氏分職篇云使

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矣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也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其君某王之宮室也

（似順論分職篇）柳子立意本於此。

劉向論起昌陵疏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前漢劉向傳）本於呂氏春秋（孟冬紀安死篇）

說苑晉太史屠餘見晉平公之驕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權謀篇）愚謂平公後三年晉未亡也是時兩周未分亦無周威公呂氏春秋

晉太史屠黍見晉公之驕高誘注以爲晉出公（先識覽注）當從呂覽然晉政在大夫久矣非以驕亡也屠黍不可謂知幾。

集證（按）史記六國表晉出公立於周元王之三年卒於周定王之十三年定王崩子考王立考王崩子威烈王立乃封其弟於河南是爲桓公桓公卒子威公立是周威公之立而晉出公之卒已久矣高誘說恐亦未足據。

孔叢子公孫龍臧三耳（公孫龍篇）呂氏春秋作臧三牙。（審應覽淫辭篇）

象文作耳傳寫之誤。

集證（按）繫辭傳藏諸用鄭本作臧惠棟云說文無藏字新附有之非也呂覽作藏蓋後人所改耳字象文近牙傳寫之誤呂覽本味篇堯辭得伯陽續耳戶子韓非子並作續牙古今人表作續身皆隸轉失之

賈誼疏言動而五業附（漢書本傳）新書云五美附（原注見五美篇）業字當作美

集證（漢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隋唐志十卷）

六韜曰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賈誼之言本此

子。

集證（後漢何進傳注）太公六韜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韜將尉第六犬韜同馬代（按今本六韜六卷，舊題周呂望撰，鄧明書目謂其文義不類三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則其偽在隋唐以前矣。（漢志雜家）莊子釋文謂尉繚子二十九篇兵形勢尉十四篇天官至兵令言刑政兵戰之事（按）朱本今存三十一篇（隋志五卷，志考今二

（新書階級篇）韓非子亦云冠雖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外儲說左下）（按說苑說叢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黃帝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漢書賈誼傳）顏注此語見六韜（六韜守士篇）主上之操也（賈誼）語出尉繚

淮南詮言訓曰禹決江河以水也后稷播種殖穀因地也湯武乎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愛而不可求也（詮言書刻本）張夫人諫漢王之言（女誡）本於此。

集證（後漢志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按今存二十一卷其言論也（晉書列女傳荀崧小女傳）荀堅將入寇江左習鑿齒切諫不從語云進曰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播種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隨以奇因成無因敗（按因水因時因地因人語意從呂氏春秋貴因篇來）

賈誼書云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潤液地富媼物時熟（禮篇）吳斗南謂漢郊祀歌后土富媼昭明三光媼當作煴（雨漢刊誤補遺）

集證（漢志注張晏曰坤為母故稱媼。（雨漢刊誤補遺）按字書媼有兩義，一曰姻煴，天地合氣也。一曰鬱煙也富媼當作煴以姻煴為義，見賈誼書晏說謬矣下章惟泰元氣媼神蓄蒼亦當作煴而以鬱煙為義可也。

鹽鐵論文學曰臧文仲治魯勝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況民盜乎（周秦篇）文仲子貢不同時斯言誤矣。

集證（隋志鹽鐵論十卷桓寬撰。（按其書記始元六年郡國所舉賢良文學之士與桓寬宏羊等議鹽鐵榷酤事凡六十篇。）閻云晏氣多天寒氣多言出淮南墜形訓）此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開云晏氣多天寒氣多言出淮南墜形訓）此

寒暑之方驗於人也均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溫而飽之則引日少此寒溫飢飽之爲脩短驗於物者也（引見御覽八百二十五）論養生者蓋於此觀之（原注莊子養生主說用此意物理論曰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集證（後漢仲長統傳統字公理著昌言凡三十三篇隋志雜家仲長子昌言十二卷錄一卷按今殘缺）

淮南子曰春貸秋賦民皆欣喜怒爲別其時異也爲魚德者非孰而入淵爲蝮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共所而已（說山訓）亦見文子（上德篇）此柳子種樹傳之意（方撰山云此狙公賦芧之說種樹郭橐駝傳）

文子龔蟲雖愚不害其所愛注云龔無耳（道德篇注）淮南子曰狂馬不觸木猶狗不自投於河雖龔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文曰馬龔蟲也注云喻無知（說林訓注）孝昌問王季海王曰龔字何以從龍

從耳對曰山海經龍聽以角不以耳（原注山海經檢此語未見爾云云）集證（郭璞山海經龍聽以角之說先張世南游宦紀聞引焦氏易林云牛龍耳瞶本草注引生肖論云龍耳虧聽故謂之龍亦龍聽不以耳之證）

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引御覽六百七）伊川謂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伊川敘明道行實）

集證（晉書傅元字休奕卿史中丞遷太僕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傅子百二十卷晉司隸校尉傅玄撰唐志同）（玉海崇文總目傅子百二十三篇晉司隸校尉傅元撰唐志同）（隋志雜家傳子百二十三篇餘皆缺）（按宋時所存二十五卷中興目同書目今存二十三篇者後復散佚）國朝乾隆中從永樂大典重輯僅一百正心至假言凡十二篇又文義未全者十二篇云）

抱朴子論仙篇校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爲方士家錄蓋依託也

集證（隋志抱朴子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晉葛洪撰）（論仙篇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

以甫其藥物故出於漢以
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

又按漢禁中起居注（內篇郎西京雜記所謂葛洪家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通典云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荀悅申鑒曰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閻云按隋經籍志謂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何云明亦有內起居注毛傳所謂女史彤管之法也）

集證史通史官篇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史掌王命之副以貳六典內史職掌王之八柄以馭其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予八曰夺

語以徵實
其書乎

太平御覽引鄒子曰朱買臣孜孜學不知雨之流衆（御覽十）此鄒子之書非戰國之鄒子也（何云買臣流　陳禹謨本高佩漂麥）

愼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原注見初學記禮事類聚此下猶有有長幼之禮無受憎之禮四句）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言事不可常也（謂禮從俗則非方樸山云曲禮又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尸子曰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已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初見御覽五百七十五）愚謂為邦必放鄭聲此孔子之言也豈有抱鐘而朝之言哉程子謂未有心蠹而能用管仲者於鄭公亦云（全云此倣孟子行辟人之說而失之）

論衡蓋蔡中郎所祕玩而劉氏史通譏之曰充自紀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教之罪人也（史通序傳篇）葛文康公（何云名勝仲字魯卿丹陽人）亦曰充刺孟子猶之可也至詆訾孔子以繫而不食之言為鄙以從佛肹公山之召為濁又非其說驟膏館而惜車於鯉又謂道不行於中國豈能行於九夷若充者豈足以語聖人之趣哉卽二說觀之此書非小疵也（宋字文儒撰有瀼園集三十卷）

謂充飾小辯以驚俗蔡邕欲獨傳之何其謬哉

集證（隋志雜家論衡二十卷自注後漢徵士王充撰按今本三十卷十五篇內佚招致一篇）（自紀篇）王充

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國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受讖多祖父汎擔載就安錢唐縣生子二蒙論論即充父與豪家丁伯等結怨徙處上虞（按後漢書王）嘗頌鯀惡皆自紀中語又按論衡有問孔刺孟二篇（後漢書王）充傳注引抱朴子曰時人疑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家語問辭冠謂魯哀公問孔子　爲成王問周公（家語好生篇首哀公問孔子篇並作哀公問孔子）今本無引見北堂書鈔及荀子注

集證（北堂書鈔引書大傳云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周公曰古之人有冒皮而勾幅然鳳皇巢其樹麒麟聚其域也荀子哀公篇注引尚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勾領者鄭康成注云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項也勾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按荀子注所引與北堂書鈔微異）

尚書大傳以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脩行而不拾遺餘糧宿諸歌首（引見北堂書鈔）

集證（漢志儒家子思子二十三篇隋唐志七篇　志考沈約訂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文遷汨引子思子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又引詩云言君子有民人以成並見緇衣今有子思子一卷乃雜諸說非本書也（按今子思子一卷題宋李子之撰其書雜採禮記及孔叢子而成非復舊觀）

道路不拾遺粮餘糧宿諸畝首之人君又本經訓云昔堯治天下之時東西方之人各有所鷹行列處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畝首之上（淮南繆稱訓云昔堯治天下東西方之人各有所鷹行列處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畝首之上）

劉邵人物志曰易以咸爲德以謙爲道老子以無爲德以虛爲道（人物志八觀篇）

愚謂咸言虛而丕言無與老氏異

集證（隋志名家人物志三卷劉邵撰唐志三卷劉邵撰宋志二卷劉邵撰及注今存凡三卷十二篇簡明書目稱其分析疑似剖別流品其學出於名家而大旨則不悖於儒者晁注疏通大義亦有魏晉之遺）

宋咸注法言云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不常絕

集證（宋志柳宗元注楊子法言十三卷宋咸補注（經義考宋咸楊子法言廣注十卷今存）法言重黎篇）**王介甫曰出乎顏淵則或問賢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則衆人矣聖人矣出乎韋玄成則衆人矣**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此韓非語也（安危篇）余襄公（余靖）本名愚古字安道建州人謹箴用之

集證韓非安危篇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按御覽引殷康明慎云犇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言慎也山谷漫興詩云覆轍索孤竹奔車求仲尼皆用韓非語

杜牧注孫子序云孫武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因注解之（杜牧孫子序）攷之史記本傳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孫武傳）（原注非筆削爲十三篇也○何云非筆削句亦正文）

集證（按漢志兵權謀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史記本傳正義引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然則合圖爲八十二篇中下二卷即圖也鄭康成周禮車僕注稱孫子八陳有萃車之陳隋志梁有孫子八陳圖一卷亡闔廬稱十三篇蓋據其文言之）

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莊子人間世）八皆不曉胡明仲（全云胡致堂）云荊楚有草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爲迷陽言虐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朱子詩集傳引之闔云問楚中人亦云不識迷陽草但有一種花名刺子其抽條可食兒童呼爲陽馬葦恐即迷陽草）

集證（莊子釋文司馬彪曰迷陽伏陽也言詐狂（朱子詩集傳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閒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者（按陸璣詩疏薇山菜莖葉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據此則薇與迷陽有別正字通云胡致堂以薇爲迷陽非是

重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十下